林肯傳

世界政治家列傳

中華民國九年載版

美國
林肯

上海廣學會譯印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tatesmen
(American)

EDITED BY DR. A. P. PARKER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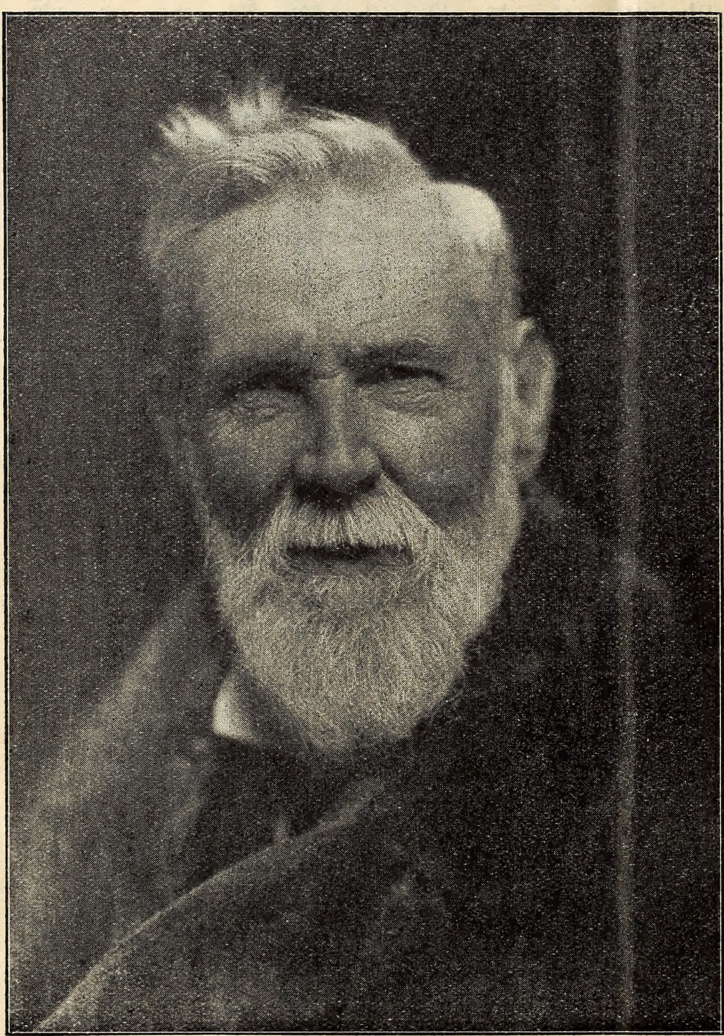
TRANSLATED

BY

REV. H. K. WRIGHT

PUBLISHED B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20

李提摩太先生遺像



李提摩太博士事略

英國李提摩太博士、體幹素強、一九一八年、病歿倫敦、年七十有五、喪耗至華、人皆痛惜、博士旅華五十載、際中國革新時代、故其所成事業甚偉、朝野人士、殆無不知博士之名者、博士初至山東傳道、繼赴晉省振荒、後至上海、接辦廣學會、就威廉牧師之基、發揮擴大、廣譯書籍、創設各報、上帝福音由是播、中國風氣由是開、復留意改革政治、恆撰述養民教民之策、陳說當道、樞府大吏、莫不重之、庚子拳亂起、博士與議教案、以爲欲免仇教、當興教育、乃與晉撫議、卽晉省教案償款五十萬、創辦山西大學堂、暨譯書院、專爲晉人興教育、如是晉省當永無教案、迄今晉省黌舍如林、絃誦不輟、莫不追懷博士遺愛孔長也、博士性喜和平、崇尚大同、默念列強備戰日亟、當有暴裂之一日、乃創世界政府說、主張聯合若干强國爲一邦、相約弭兵、曾上其說於中外各國、雖其說未能實行、然今日博士之議、行將見諸事實、於此可徵其遠識矣、綜計博士生平、敬天愛人、著書牖世、以及興辦學校、協助新政、其功在中國者、至大且遠、噫、今博士往矣、中國少一良友、人羣失一良師、吾人倘承其遺緒而紹前功、則博士在天之靈、庶乎其慰矣、

美國大總統林肯遺像



生於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歿於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六歲初任總統四年繼任總統祇五星期是黑奴之救主是政治界之偉人是宗教家之實行者

美國大總統林肯傳卷上

美國勵德厚譯　鄞縣魏廷弼筆述　上虞陳金鏞校正

第一章　林肯之梗概

林肯。美之北部人。祖宗微賤。莫考其名。第相傳爲來自英國云、父年幼時。自勿吉尼省遷居阡的伊省。一七八四年。在田力作。爲土人所獲。幸其兄發槍擊死土人。得免於難。母亦生於勿吉尼省。其賦于歸也。在一八零六年。至一八零九年二月十二日。林肯生。當時境極窘迫。故林肯幼所交遊。類皆無資財無學問者流。或謂其母固遠勝於他人母。此未足爲確據也。父業木工。藝不甚精。志亦不甚高。無足稱述。平素未嘗學問。除畫押外。不能作一字。且蹤跡飄泊靡定。有室之明年。卽移居焉。閱四年。又移居焉。再閱二三年。卽一八一六年。復離阡的伊省。移居音的亞納省。然其器物甚少。僅僅有斧鋸鍋釜之屬。及被褥二三。酒二千餘斤而已。至所搆之屋。四圍各十四尺。牆垣缺其一面。其隘陋蓋如是。遲

至翌年。始遷稍勝之地。依然壁不啓窗。地不鋪板。母不勝艱楚。於以殞命。時林肯方九歲耳。越年餘、父娶後妻。其人性頗慈善。且隨有家產。志趣亦屬不凡。撫養遺兒如己出。并能感格其夫。修葺房舍。自是林肯較前暢適矣。顧林肯自幼稺以迄長成。鮮有求學之機。每載中祇得數星期。綜計之不過一載耳。其幼時所閱之書册凡六。一聖經。二伊索寓言。三魯濱孫格魯沙。四旅人入勝。五美國史。六華盛頓行述。厥後亦嘗觀顯理格雷、法蘭克林二君行述。索士比亞勃爾奈二君著作。其書固屬不多。然能百回不厭。則獲益自非淺鮮。至演習算術。用一木鍬以代石版。其貧苦從可想已。且其爲人也。當少小及稍長之時。與衆無甚異。所異者。即身體較強。及善發噱以動人聽。是顧其始年未長大。例應受束於父。迨將得自由之日。（美例凡男子至四十一歲各得自由可離父母）其父適欲遷往奕倫諾爾省。廼稍助其築室耕田等事。而後敢離之。嗣後雖心敬其父。然不甚與之往來。甫閱數月。即偕二友。駕舟密士失必河。將羣豕及包粟（俗名六穀亦名珍珠米）等物。運往南部

新疴爾良城。此卽親見黑人爲奴之首次也。至一八四一年。復往其地。船中有黑人十餘。均被鐵索所繫。迺寓書於其友曰。余目擊此。一路惆悵。心竊憐之。時主人久已信任林肯。命其經理絕大店鋪。幷以一磨粉廠託付之。嘗誇於衆曰。我有一夥。將來必爲美國總統。蓋非無所見而云然也。至此地俗例。凡有名人物。皆須拳戰。林肯雖不喜此。然以辭謝爲羞。嘗不得已而爲之。有某者技藝頗高。轉見敗於林肯之手。其後非獨不怨恨之。且親之近之。永以爲好。斯亦奇矣。然此猶非事關最要。其最要者。林肯嘗欲讀文法書。求之此地不可得。後聞相距十八里之遙。有庋藏此書者。迺往借觀之。又在鋪中時。以貨售人。所用銅圓。無意浮收其四。入夜知之。惱不成寐。竟奔馳數十里。往還之。而心始安。蓋不喜與人相鬬。而惟喜待人以誠也。既不欺人。幷不自欺。以其所存意志。一以誠爲主也。及年既壯。多變其少時性質。惟此終不改易云。時美之西省。所居之人多自饒有文化之地而來。然地本僻陋。最優之文化。無所用之。故言其地同。而言

其人則異。有開闢荒穢。不避艱險者。有拋棄職業。自安游惰者。有甘於爲匪。恃強詐財者。有巧於經商。乘機弋利者。有明理義。循規矩。創設議院以導文明者。有擅口才。矢血性。喜辦公務以圖利益者。外此品類尙多。不可枚舉。然貌雖離而神則合。用能固結團體。而并無所軒輕於其間。譬之釜水沸騰。將何從而分析之耶。第性多好動。不能終淹於一處。其營貿易者。往往失一利而即他徙。其任教習者。往往經數月而他遷。教師亦然。傳道禱神。及行婚喪禮。於彼於此。迄無定所。即業農者。一聞某地收穫較豐。遂舍其舊而往耕之。且其人不能閱文字者甚夥。其所喜有二。一習拳。一飲酒。然林肯以酒爲無味。素所不嗜。若輩甚奇之。至該處社會習慣。或賽跑良馬。或爭剝粟殼。美俗包粟熟時男女聚而爭剝其殼以遲速爲勝負或參觀婚禮。或辯論選舉。或開佈道大會。或觀縊死罪犯。或夜閒無事。羣聚於販賣食物場。非評議國法。即相與笑談。此皆林肯所樂與者也。當林肯幼時。彼等知識淺陋。故言詞亦因之淺陋。即如論治國之術。祇能論人格。不能論宗旨。逮

林肯稍長。則彼等知以宗旨爲說。且文化漸開。亦多有建築樓屋。購閱書報。大異昔日之遷徙無常。蓋其人既喜政治學。又喜法律學。欲藉斯二者以開風氣。移俗尙。林肯適能發明此旨。自益爲人所歡迎。且林肯善體人心。既能愜洽輿情。復能代表公意。故幼時雖一粗鄙之人。而其後聲名遠播。始則見信於全省。繼且見信於全國矣。然則林肯爲人。何以前後迥不相侔。無他。所交高下使之然也。卽其作詩著論。前極俗而後極雅者。其原因未始不本乎此。蓋一爲困阨之作。故其所言者。卽供人奔走者亦能之。迨一有釋放黑奴之志。則命意遣辭.亦因之卓爾不羣矣。

第二章　林肯之青年時代

一八三二年。林肯嘗充兵數星期。與土匪戰。被推爲隊長。不禁欣然自喜。謂得意事莫是過。未幾土人被逐。其亂乃平。嗣林肯求爲奕倫諾爾省議院之議員。惜時人以其貌疏年少。多不願舉之。雖府選得列爲一。而道選則降爲第三。不

得任。於是變計營業。然無懋遷才。甫及一載。非特不獲贏餘。且負債頗鉅。雖其初有合資之一人。至是避往他處。置之不理。惟林肯自竭其力。延至十六載之久。始盡還之。時林肯曾私習法學。雖旁人多哂笑之。志終不移。其後得充本鄉郵務司三年。然薪水甚微。難以度日。幸得派爲府中副量地官。因能稍增其俸。至一八三四年。復舉省議員。林肯票數最多。遂得當選。然在任日。非大有所建白。不過觀聽而已。當是時。林肯始聘妻。然未及吉期妻死。於是憂傷抑鬱。神經錯亂。使其憤懣之性。一觸卽發以終其身。至一八三六年。林肯又請衆人舉爲省議員。按當時憲例。凡求爲議員者。必先往各處演說。令人聚聽。然他人對於此舉。往往置酒以助聽者之興。然後登壇暢所欲言。倘聽者不服。卽下而以老拳相贈。甚或以刀矛相刺。其粗鹵有如是者。若林肯之措辭。誠娓娓以動人聽。卽有時爭論是非。仍不失舒徐之態度。嘗語人曰。他人所說。易惹衆人之氣。余則寧不爲此。時聽者皆知其無私心。有正理。乃不得不欽服之。是以該道所舉

者九八。而林肯得稱爲領袖。當議員會議時。所定築路濬河開礦諸工程經費過鉅。遂借外債十二兆。林肯贊成之。後各議員派其爲理財委員。然林肯生平短於此術。卒至絕無所措而債款待還孔亟。人民又無力擔負。林肯不能不自認貽誤。至畜奴一事。大多數以爲可。反對者僅二人。其一卽林肯是也。然林肯於閒暇之時。依然力習法學。一八三七年三月間。司法署許任律師。迺於議院閉會後。亟遷居於省城中。其時遇有一友。遂與之同辦訴訟事。然此二人者。俱喜辦公益。不惜光陰。則充律師之日少矣。且林肯亦嘗爲辯論會員。其所演說者。多發明後所欲爲之事。蓋自以爲必得受官爵。助國家耳。一八三八年及一八四零年。又復舉爲省議員。以例應越兩載一行選舉。然林肯歷此兩任。其所參議之事。仍屬無足重輕云。

第三章　林肯爲律師及國會議員之宗旨

一八四二年。林肯始結婚。時一友他適。遂復納一友。與治律師職務。其人名赫

爾達。直至林肯命終。未嘗離之。然林肯之律師才不甚高。僚友中固有能勝之者。蓋其於法學尙未精也。至其伸辯之時。最能使陪審官欽佩。此卽其所以過人者歟。然有所辯護。理直者詞不屈。理曲者詞不強。是以延之者雖衆。苟覺其事不衷理。寧不得酬金。斷不願爲之辯護。蓋其生平所注重。不在充任律師。而在保障公理。故既得爲省議員。又復求爲國會議員。惜其時罕有人舉之耳。至一八四六年。林肯又請人公舉之。時美國政客。分爲兩黨。一爲民主黨。一爲共和黨。林肯乃共和黨分子。按選舉成例。兩黨須各舉一人。辯於衆前。俾得定選。當時反對林肯者。其才非不超卓。然林肯非獨恃其才。并能固結衆心。卒能制勝。林肯被選爲國會議員。美國適有墨西哥戰事。雖議員多數目爲不義。然已動兵。不能復退。則經費祇得承認。第議員雖允出軍費。固靡不追咎總統之主戰焉。時議員亦提議畜奴一事。而意見紛歧。有極端反對者。有極端贊成者。有微示反對者。有微示贊成者。林肯於此四類中。乃微示反對畜奴者之一。然此

次會議。林肯仍無大事之足述。

第四章　南北兩部分之程度

美國西北部。議決不畜黑奴久矣。一八二〇年。密蘇爾釐雖成爲省屬於西北。然猶許畜黑奴。至南部雖久未成省之地。不復求畜黑奴。然其心恆因之不快。以其自知畜奴之例。若不精密保護。恐其後終必失之。蓋南部地方狹隘。無可推廣。北部地方空曠。人民逐歲增加。不久必成爲省。是北部之省漸多。而南部較前無異。北部無黑奴。且非人人喜有黑奴。則畜奴之例。勢必爲所壓倒。南人因而畏懼。各欲設法以保全之。時得撒及新墨西哥兩地。不屬於美。一八三五年間。得撒叛墨。南人大喜。次年。得撒勝。遂離墨成爲自主國。雖墨猶望恢復。而得撒願與美聯。於一八四五年。遂爲美屬。後美與墨劃界。墨人竟不服。時美總統波克屬南人。謂墨人倔強如是。當以兵力從事。其實波克存有私見。以爲一戰勝墨。非特可有得撒地。即倍於得撒亦未可知。則畜奴之例亦得藉以推行。

迨至和議告成。果於得撒外。復得新墨西哥及加利福尼亞地。於是議員於新得之地。宜許其畜奴與否。不能不詳加商議。正會議間。忽聞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各處之人爭趨之。一八四九年人民麕集。公舉代表。向美國國會議院。請求許成爲省。幷求永禁畜奴。南人聞此消息。不勝驚愕。嗣聞新墨西哥亦將厲禁。則驚愕益甚。故諸議員之爭論。幾如鼎沸。幸有顯理格雷其人者。素優排解才。年雖已邁。體雖已衰。猶能調停其間。雖提議條件。始固不見悅於諸議員。後則均表同意。五條之中。要者有三。一加利福尼亞。許爲永無黑奴之省。二新墨西哥。許其得成爲省之日。黑奴一事。自行議定。三卽創設捕治逃奴之律。是其實此乃權宜之策。林肯亦知將來必至有變。復須他人議決之。而蚩蚩者固不之知也。然議員以地未成省。畜奴與否。置之不顧。此實弊之極大者。蓋南人於閒散之地。不論南北。終將伺隙乘機。或誘以論辯。或脅以鋒刃。俾此中人許其畜奴也。且黑奴之有無。凡未成省之地。聽其自主。議員果明明言之。時林肯已

出國會議院。聞之大不爲然。蓋主其議者。名道革勒斯。卽奕倫諾爾省所舉兩議員之一。（美國會議院之參議員每省舉二人）故當其回省語衆時。林肯猶與之辯駁。而彼終爲所屈云。一八五五年。林肯求爲國會議院之參議員。然以其微示反對畜奴事。致有誤謂其反對之極端者。故一時猶不敢舉之。蓋奕倫諾爾省中人。大半不甚以畜奴爲非。一八五四年。乾薩斯地欲成爲省。因其在密蘇爾釐之西。故密人之喜畜奴者。強乾人亦畜。此觸北人之怒者一。捕獲逃亡之黑奴。按律送回南部。其困苦情狀。人皆瞪目視之。此觸北人之怒者二。國會議院之參議員。主不畜黑奴。有一舉自南部者。乘其不備。以梃猛擊之幾死。此觸北人之怒者三。初北人對於畜奴。尚少抗力。有此三因。遂別立一黨。顏曰共和。以力抗畜奴爲宗旨。一八五六年。又屆選舉總統之期。當選者爲民主黨人。名蒲加那。其人在承平之日。尚稱厥職。若國家遇有重大事件。其才不克勝任。當其蒞任之始。大理院諭示云。黑奴乃人民之產業。無論移往何地。皆得隨攜。向定地成爲省。

有無黑奴。得自議決之例。至是廢止。此又觸北人之怒者也。越數年。乾薩斯人。會議畜奴問題。久不能決。以反對畜奴者雖多。而贊成者恆用強硬手段以恫喝之。卒至議員發議。謂其人苟許畜奴。卽許其成爲省。否則斷不之許。於是不喜畜奴者。流起而抗之曰。如是則寧地不爲省。時道革勒斯。力助不喜畜奴之人。然其平日望爲總統。於人不論南北。皆善趨承之。可知此番之偏袒北人者。實出於不得已爾。一八五八年。道氏又請衆人舉爲參議員。蓋自以爲兩載後。庶可有總統之望焉。

第五章　林肯與道革勒斯 Douglas 辯論

一八五六年。林肯與共和黨合。一八五八年。該黨請衆人舉爲參議員。而其時之民主黨。則舉道革勒斯。是二人適相爲敵。按例凡被舉之人。須先向衆演說。當日林肯起言曰。今日之美國。一過渡時代也。一家自相分爭則不立。可知我國國政。斷不能畜奴者半。不畜奴者亦半。余甚望我合衆國之終於相合。則分

爭之端。不可不亟除之。或者阻止畜奴。務使通國之中。將向有之弊俗。一掃而盡。即不然。亦當使以畜奴爲利者。逐漸推廣。直至南北一轍而後已。語畢。其友詫曰。君蓄此志。今竟明言。衆人聞之。將不汝舉。林肯答曰。寧衆不我舉。苟不明言。余終無以質天良也。又曰。今君等以鄙言爲河漢。迨時至。當知余之灼見時省中國中之人。聞林肯言。大率不服。林肯欲伸其說。乃力挑道革勒斯。願於大廷廣衆前與辯。道氏許之。至相與七易其地。衆人聞而大悅。故每値互論時。聽者以千萬計。論辯開始。道氏曰。林肯。汝自謂國中黑奴。欲使之盡有或盡無。必將力助之。揣汝之意。即因此而肇戰釁。有所不避歟。林肯曰。余非謂能自助其事。乃謂我國將來。勢必至此。然汝既以之責余。余終望畜奴之例。一旦盡歸消滅。今余既自道其志。且復度凡喜畜奴者之志。彼直欲推行畜奴之事。成爲永例。其平日粗暴行爲。表面觀之。似屬偶然。實際論之。不異聯羣。余知其不久必復設一例。不特於未成省之地。許以畜奴爲產。即地之已成爲省者。亦將許之。

但不知彼等表決此例之日。汝贊助否。道氏至是無以對。祇曰。余惟遵依大理院之命。然聽者俱知其爲遁辭。已而道氏又曰。汝共和黨均係北人。惟我民主黨。則南北人俱有。林肯答曰。我黨固僅有北人。然汝黨雖南北相合。而所定之例。不能通行南北。以北人得平等自由。而南人則有奴僕。於是道氏詰之曰。汝視黑奴究若何。將釋放之乎。抑將視爲兄弟乎。雖我國立憲。以平等自由爲宗旨。然此專屬白人言。於黑人無與。余非特不視若兄弟。亦終不願以親戚視之。

按道氏設此問。意實狡甚。蓋當時之不喜畜奴者。固難定釋奴之後。視黑人爲何等人也。林肯迺復答之曰。汝謂平等之例。無與於黑人。恐將來於白人中。亦將判其微賤者。而謂其無與乎此矣。且余所謂予黑人以平等者。固非謂一切皆然。而其大要約有三。一爲保生命。一爲得自由。一爲覓幸福。至其智識與文化。以及治國之權利。黑人固不能與白人同。則名雖視若兄弟。而其實仍不以兄弟視之。蓋非許其得有選舉權。及得爲陪審官與大小各員。亦非許其得與

白人通婚。所許之者。不過使之自生其財。自食其力而已。由是觀之。林肯之意見。其異於極惡畜奴者遠矣。蓋彼則惡其事。幷惡其人。而林肯則不惡其人。祇惡其事。非理之不可惡人也。林肯以爲南人之所行。固背乎理。而其心究屬可原。此亦何容過惡哉。其論辯時。不過欲以公正之理。婉轉勸導。俾衆人卒能悅服之信從之耳。而道氏則一事誤於前。雖欲使南北人共喜之而已爲南人所疑。以嘗助乾薩斯爲無奴之省故也。迺謂大理院固許凡往荒地者。得隨攜黑奴。然其地果不喜有奴。可自定一例。永不保護之。則畜奴之事。亦將漸絕。林肯大駁之曰。我國憲法。省中自定之例。斷不能與大理院所定之例相反。由是道氏之所論談。不獨不見悅於北人。卽南人以其置棄大理院之所許。則惡之尤甚。且林肯此次論辯。所存之意。非專求爲參議員。要在喚醒北人。使之共矢熱忱。抵抗畜奴事耳。蓋當時之人。多有淡漠爲懷。視奴僕無異於他種產業者。林肯則既斥爲非。且從而曉之曰。余所以力辯乎此者。以畜奴乃背理之事也。道

氏謂其地如喜畜奴。我輩不宜阻之。然余以爲事既背理。則阻之亦宜。蓋背理之事。自古秉性公正者。未有不之阻也。按林肯論辯。其理由充足。以未甚讀書之人而論辯能如是。亦奇矣。其友迺復勉之曰。汝終須依國民程度而言。林肯答曰。講題極要。詎可自卑其說。藉博衆心之歡。厥後人民舉行選舉時。果舉道氏爲參議員。林肯聞之。自覺失望。然而東部紐約等省人。誦林肯辭。極稱道之。且請其演說。林肯許之。於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往焉。林肯身材極長。容貌粗陋。儼若土人。東部人初見之。多有哂以鼻者。迨一聆其言。知其蘊於內者固不等於外也。至其勸人之意。終在安然釋奴。謂欲使南人滿意。必須格外依順之。不但說之於口。且須踐之以躬。既送回逃自南部之奴。并將北部不喜畜奴之例。删除使盡。則畜奴之事。例不得禁。彼且自以爲遵例而行焉。然余等以爲背理之事。縱不斥責之。亦不宜允許之。雖成例相沿。固難驟革。然終不可任其勢之擴張。亦不可不設法而淨除之。時林肯之言若是。無怪乎紐約人一聽

之。靡不欣悅云。嗣林肯復往馬薩諸塞、洛哀倫、紐罕什爾、哥內的吉省演說。各處之人靡不歡迎。從可知其所措之辭。實足賅共和黨之大旨。獨道氏包舉民主黨之旨以立說。林肯包舉共和黨之旨以陳辭。兩相爭論。專爲畜奴。從不涉及破壞合衆國者。斯亦有足奇也。蓋其後南北戰事。有謂其勢將分爲兩國。然而欲分者南人。謂例有可援。美國既可叛英自立。南部何不可叛北之有。北人答曰。凡叛者非無故而然。英人肆虐。故我國不得不叛之。今北人未嘗虐待南人。則汝將誰叛乎。南人曰。汝等不許我推行畜奴之事。且恐終必強我除之。此我等之所以樂於叛也。由是觀之。畜奴與分國相牽連。則二人之祇論乎此而不論乎彼者。亦安見其不可耶。

第六章　林肯被舉爲總統

自一八五八年起。林肯有友多人。屢欲舉之爲總統。初林肯辭謝之。謂不敢肩此大任。迨其友勸勉再四。始允諾之。於一八六〇年五月初九初十兩日。奕倫

諸爾省共和黨之各代表。公舉之曰。我共和黨人。宜選林肯爲總統。時皆一致無異詞。已而民主黨則舉道革勒斯。然不贊成者甚衆。且因而分立南部民主黨焉。此皆因林肯於論辯時。不從其友勸。必欲駁倒畜奴事。使通國人皆知道氏所言。不能使南北同喜。然使民主黨不分爲二。則道氏定能當選。以國人大半屬於該黨耳。乃該黨既分。則共和黨較多。五月十六日。共和黨諸代表。聚於其加哥城。舉行投票事。時各省代表所舉者共六人。首次雖西華君票較多。而數尚不足。二次亦然。至第三次。林肯票數得三百五十四。於是衆人起而歡呼。且稱道不置。蓋自白人入美洲以迄於茲。事之大有幸者二。一舉華盛頓爲將軍。一舉林肯爲總統。然共和黨之舉林肯。不得自矜功能。蓋林肯爲人。非衆人所詳悉。其能舉之者。旁觀固謂其出於偶然。且共和黨代表之舉定林肯。與衆人之選舉總統。相距凡五閱月耳。時林肯之友。常設微妙之法。使衆人卒至願舉之。雖衆人已知從民主黨一分。則共和黨之所舉。必能當選。特恐諸極惡畜

奴者。復將暗阻使衆人不舉林肯耳。蓋斯時有一大名人曰斐烈。亦係極惡畜奴者。嘗作論示衆曰。林肯願將南方逃奴。送歸其主。我等宜呼之爲逐奴狗。其言如是。其心可知。然而極惡畜奴之人。實未能感動全國之人心。嗣衆人果舉林肯爲總統。南人聞而大喜。以爲後此終得遂破壞合衆國之願焉。

第七章　林肯被舉及蒞任

自選舉總統。至總統蒞任。其間相隔四閱月。時蒲加那仍任總統。北人無可舉動。惟靜觀南人而已。雖南人中。不喜國之分裂者居半數。然上等社會人。時相鼓動。使其附和。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南喀爾勒那省。開特別大會。主席曰。我省自今以往。定與合衆國分離。自成一邦云。人民聞而喜甚。其省長亦遣委員往總統處。共商分產事。明年正月初七日。密士失必省。響應之。初十日。佛囉里達省。繼之。十一日。亞拉巴馬省又繼之。十八日。日爾日省亦繼之。二十六日。魯西安納省亦然。至二月初一日。得撒省又然。時蒲總統年既老邁。才不甚優。故不

善理事。嘗致書國會議院云。余不能禁此分國之主動。汝等亦不宜阻之。北人聞總統言。甚爲駭怪。雖然。北人中之饒有名譽者。亦不喜用壓力以制南人。卽新聞紙主筆名革里利者。鼓吹革除畜奴之例。歷有年所。至此時機可乘。轉生懼心。不復著論。則蒲總統見南人勢已決裂。而北人之心。猶搖搖不定。固無怪其不敢禁阻之也。至國會議院中之北部議員。亦多以議和爲上策。不敢擅定流血主義。恃強力與南人爭。然此特其暫焉耳。雖北人始以流血爲可懼。然繼思流血事小。保國家久長之治安事大。緜是內閣閣員之屬於北者。不服總統所定。知其中有陰助南人者。則強其易之。至南喀爾勒那省所遣委員。幷不許其接受。國會議院亦謂總統之書。語極含糊。未足爲據。卽日於華盛頓城。特開治安會議。冀使合衆國不至分裂。然而南人或不肯派代表與會。則所聚之人。討論良久。迄無成議。二月初四日。南部七省代表會議於亞拉巴馬省。欲成一新國。自制憲法。舉大維斯君爲總統。而其時畜奴省之未叛者。尙有八省云。獨

南人之已叛者。白種二兆六十萬。黑奴二兆三十萬。其未叛者。白種五兆六十萬。黑奴一兆六十萬。而全美人數。則有三十一兆之多。乃欲立新國之人。如是少數。而竟有如是大膽。何以故。蓋觀革里利一流人。力言講和之利。知北人必不至用壓力阻其新謀。二月十四日國會議院例須檢明選舉總統票數。或謂南部兵士。將往阻之。實則並無其事。然林肯已將從奕倫諾爾省往華盛頓都城。亦有謂南部人。將乘其不備以行刺者。因其時北人多主議和。而林肯不以爲然。嘗遺書南人曰。余固願不用壓力相強。然以余觀之。南部欲自立一國。實非合法。倘日後萬不得已。亦惟有以兵戎相見。南人聞之。惡甚。至有呼爲奕倫諾爾之猿猴者。且有欲用槍彈等以暗殺之者。二月十一日。林肯啟行。沿途深自戒備。卒至微服入都。此固非其所願。乃其友勸之使然。於十四日林肯至華盛頓。治安會中人多往訪之。先是南人聞其貌醜言粗。以爲不足畏。今一見之。知其爲人深能自持。言固衷理。志亦堅卓。南人始知林肯之才。遠勝於人。但林

肯嘗謂余所欲爲。祇謀保衛國政。前途雖遠。盡屬光明。故其面形憂色。其心一若擔負億兆人民之禍患。不論所遇爲南人北人。靡不爲其喚醒。承其開導也。三月初四日。林肯涖任。是日也。天朗氣淸。陽光布濩。聚聽其演說者極衆。其言大抵關於美國合衆條例。有曰。我數十省成爲合衆。乃相期於久遠。斷不能一省自爲一例。與合衆之例相違。余今必兢兢業業。保衛國政。俾各省得守完全法律。凡於治國有關係者。若稅關。若報館。終將保全之。遵成例以徵賦稅。時南人一聞是言。知北人苟從其思想。不數月。必起爭戰。然共和黨人。固自謂所定宗旨。無非阻止畜奴。不使推廣。初意未嘗欲悉數除之。卽林肯對於此事。亦言之不憚諄諄。嘗詢南人曰。汝等叛國何故。南人答曰。共和黨反對畜奴。目爲非理。知其心存偏私。勢必漸除漸盡。我等至極端時。始不服從。則追悔已晚。按南人之言。殆亦未可厚非。蓋其時共和黨人。宣言畜奴乃野蠻遺俗。罪同納妾。西華亦云。我等不敢久許有此。恐啟將來之戰端。南人所以謂此時不叛。奴例終

歸盡除。且南人於此。祇認爲離不認爲叛。以叛乃背乎國政。離則不然。或謂此七省中人。其不願離者甚衆。然其不願離者。亦非謂離之背乎國政也。若北人則無論其喜否畜奴。亦無論其爲共和民主。皆謂分國非背國政。何故於畜奴一事。各有所見。持論多歧。至其論分國之事。則衆喙一辭云。林肯蒞任時之演說。亦嘗發明當今之務。其所急宜提議者。不在畜奴而在分國。夫林肯所有名譽。固自力抗畜奴而來。乃託辭分國。絕不言及畜奴者。此即其智之大過人也。

第八章　戰事之始

林肯初蒞任。不敢自恃。以爲國家重任。非一人所能肩。幷未知他人之願共肩與否。是則可憂也。蓋南部諸省。離者已居半數。餘則將離未離。則其不願助己也明甚。至若北部之人。雖多願舉之爲總統。然欲其助戰若何。究亦有難言者。時斐氏革氏二君。力勸北人勿與南戰。與之戰寧與之分。其餘亦多存此見。如是則林肯未免膽寒矣。然林肯最能窺測衆心。倘不幸而致戰。知衆人必能助

之。所難者。北人中之負有聲譽。能辦政事者。以其平素不識林肯。猶不之信耳。故林肯初蒞任數月中。祇得謹恪將事。其首務在選內閣。期得名實俱優者以任之。然其人多不之識。不願爲其所選。幸林肯溫語勸慰。始得選定。及內閣成立。卽有代表三人。自南部來。此蓋叛省總統大維斯所派遣。意欲與北部議和。其實懷有詐計。蓋望北部主和派。一承受之。則北人自爭。卽不能一心與南人抗。固非望林肯之能承受也。後林肯果力拒之。外交部長西華君。雖不力拒。然亦不承受。至四月第二星期。代表辭去。復閱數星期。南北安謐無事。蓋兩總統各存觀望。不甘爲戎首。然兩部人民。俱怪總統之態度不明。促其亟爲之所。時南喀爾勒那海灣。有一絕大報館。名撒默德。南部叛省久欲得而甘心。然有北部兵士嚴守之。惜乏之糧。正月初九日。有某輪載糧往助。南人以巨礮擊之不使近。至林肯蒞任後。該報館經理人奉書告急曰。敝館糧絕。應如何處置。務祈裁示。於是林肯與內閣議。或謂宜力助以糧。或謂宜讓與南人。然林肯貌雖兩可。

而其胸有成竹。遂派人與船載糧往南部將軍。聞有北船來助該館。即隔岸礮擊之。自四月十二日晨始。至十三日夜。該館抵禦力盡。降於南。蓋林肯不長於軍政。當遣船運糧時。曾有一誤。至則時已遲矣。報館已降矣。然於此足見南人之實啓戰釁也。其時人民。一聞撒默德報之降。大爲激動。蓋南人因而大快。北人亦因而大怒。於是道革勒斯。即往訪總統。且電告各省之友曰。余已許總統量力助國。此乃道氏美意。足爲總統後盾。蓋民主黨人大半聽從其言。自是各部各省各鄉之會議。有勸以保國者。有決於從戰者。四月十五日。總統發檄文云。今須徵七萬五千人。充兵役三閱月。人民以爲三月後其事定告結束。時林肯亦許國會議院。於七月初四日開特別會議。雖衆人以爲太遲。而林肯實恐前二三月中所辦之事。反爲所擾。且欲設法使阡的伊省能屬於北。得遣代表與會。然自林肯之檄出。南部聞之。即其未叛之省。亦謂不願遣兵相助。而北部則立聚數十萬人。惜數雖多。大抵無軍人資格。顧其事甚急。以華盛頓城逼近

於南。有謂南人必將速攻之而美國之常備兵。僅有一萬七千名。大抵散於各處。則不能回而保都。幸馬薩諸塞省之省長。知將來必有戰事。早爲之備。於去歲冬練兵不稍懈。十五日接總統檄。卽電召兵士集波士敦城。十七日晨。第六營之兵。業已起程。時內閣主軍政者。命其從巴的摩城來。詎其地喜分國者極衆。見此。卽起而與鬬。致死兵士四人。彼方死十二人。至十九日下午五時。兵士抵華盛頓。執政諸人心稍慰。然自總統觀之。南北交界諸省爲最衝要。終須設策。使之願於助北。巴的摩乃屬於馬理蘭省。其人民聞城中有爲北部兵所擊死者。大爲不服。林肯迺定於數日內。不使兵士取道於斯。然終欲不經此省。則斷乎不能。故使其怒漸平。至五月初九日。北部兵復得安然而過之。卽此省議員相聚。亦決不欲屬於南矣。至勿吉尼省。林肯亦欲引致之。使屬於北。蓋此省之不喜分國者爲多數。然喜分國者心甚激烈。往往合而恫喝。其中有一上將名李羅伯者。林肯欲延爲元帥。李君答曰。余固不願分國。然素屬於南。斷不敢

偕北兵破我故土。請辭俄而省中人決於主分。且派李君督兵。則北人失此省并失此人矣。然此省西北數府。不肯附和。乃自分爲省。名西勿吉尼。至今猶存云。至阡的伊省。雖喜分者亦用強力。然不喜分之人。其膽稍大。故此省不屬於北。亦不屬於南。然林肯絕不相強。惟以婉言勸之。使其派議員赴國會與議。卒至不主於分。蓋其智也。若田納西省不喜分者亦多。惜省長及議員。大都喜分。橫加壓力強人服從。於六月初八日。遂決於主分矣。然北喀爾勒那省已於五月二十日主分。阿干薩省已於五月初六日主分。至密蘇爾釐省。雖終守中立。然大半係助北者。至六月初。向所隱約難辨者。一旦瞭如指掌。其已叛者共十有一省。且有三省在半離半合之閒。北人自慮戰力尚不及南。而林肯獨謂不然。卽召集兵士。分列兩隊。一則練習兵操。一則預備軍需。其初北部製造廠固多技術精巧。至此益進。由是觀之。其與向之惴惴焉不敢動兵之情形。已迴異矣。

第九章　林肯自表管理之才

戰事開始。人多不信林肯有大才。以其所辦事。不甚多亦不甚要。今所爲者。盡屬創舉。艱難迥非昔比。人靡不奇之。以其腦力言。思想極靈銳。以其心理言。因應極暇豫。論其膽量則極偉大。論其容忍則極寬宏。要之能制人不爲人制。然當時之人。以爲林肯所知甚淺。多有願爲其指導者。內閣更然。西華嘗欲代之行政。於四月朔日。奉以一書。謂我內閣終須定一政策。而又薦舉私人。謂有寧激起全美洲諸國。與歐洲各國決戰。不許其干涉美洲事。其實西氏之說。鹵莽殊甚。林肯亟作書覆之。辭甚簡。祇云余終不肯爲此。於是西氏自知其不得代矣。且人民以爲事非總統所習慣。苟能聽受指導。則事方可行。實則不然。林肯之所要者。不在乎聽受指導。而在識別不善者。放膽不從。蓋林肯不從西氏之所指導。即其大有膽量處也。獨是西氏夙著政績。而林肯無之。其關係之最大者。南人嘗謂北部若舉林肯。我南省必與之分離。則此次戰事。恐後人謂其自

召。固非北人舉之之故也。是則林肯之責極重。因而自勉曰。余之艱鉅。余自任之。斷不使他人肩之。其時不但內閣欲有以曉林肯。卽北部之人。幾盡欲上書以曉之。詎觀其後。無論判事行政督戰理財。林肯皆能一一自任。國人始知其無待於指導。乃固極有卓識者也。四月十七日。大維斯總統出示。許南人私置軍艦。亦得出以擊敵。林肯總統乃回示云。余將盡行封鎖海口。然其事一時難成。以北部兵艦。尙形不足。且所有者多散於他處。亦有數艘爲南人所奪去。故海軍部急於造船。籌備一切。不越數月。南部海口皆被封鎖矣。自國政觀之。林肯可不事封鎖。祇須照會各國。以封閉口岸。則無論糧食器械。槪不得運入。然總統與內閣之西氏。其人均甚聰明。不肯爲此。使外國無可藉口。要之爭戰之日。多有違犯國例。亦勢所難禁。卽如捕人審訊。苟非告以刑狀。二十四小時後。得保釋之。林肯首先廢止。時大理院長上書責其違法。林肯置不答覆。仍如是行。蓋不得已也。及開國會。總統始回書。謂憲法固載明非背叛之時。不可廢此

例。以余觀之。今適其時。又謂憲法中未嘗載明總統或議員。可廢此例。故余於議員未集時。權自主之。按此次國會議員會議。在七月四日。總統致書。復述撒默德報及交界諸省事。並詢數省已與國離。可目之爲叛否。蓋其以簡賅之辭。發明國中少數人。欲誘全國之人。皆懷反側。使法律枉立。殊屬不宜。故其結語云。戰固可懼。然今乃不得不然。若從南人而與之講和。勢終歸於無用。倘民政許此少數人。則多數人亦將靡然從之。且國民之所以舉總統者。乃望其統治國家。固非望其分析國家也。要之林肯此書。半是論議。而其要點。卽在許其徵兵四十萬。及籌餉四百兆。然國會議員及國民聞之。靡不欣然從命。且國會許以增兵十萬。加餉一百兆云。八月六日。諸議員散會。然於未散時。聞人謂戰則戰矣。其如近於戲何。故其意見益決。時北兵逐日來集。雖業與南人微有戰事。而北人則惟望速決一戰。向南部都城力吉門前進。然北兵大抵無軍人資格。軍事尙未熟練。其元帥亦知之。故寧從緩。無如北人促之曰。南兵何嘗悉爲熟

手。急攻之也可。即政府亦如是云云。不得已即下動令。七月十九日。北軍行至一溪。曰蒲拉。適遇南軍。遂與之戰。其始。北軍似可獲勝。不意南部復派新軍來助。而北軍又不慣於戰。乃懼奔。然南軍本將潰散。至是轉能獲勝。不勝誇張。且離營南歸者。謂其人曰。戰事已熄。北人已降。其實此戰。殊裨於北人。蓋自今以往。始知獲勝非易。不能速成。必須持之以時日。爭之以毅力也。

第十章　麥格雷倫之戰策上

蒲拉溪交戰之明日。林肯速召一將名麥格雷倫者。來華盛頓城。麥氏素嫻軍事。嘗施一計。自西勿吉尼省。驅逐南兵。人咸稱其有將才。故林肯任命之爲北元帥云。至其視爲最要者。即訓練兵士。使其悉有軍人資格。蓋此輩大半爲勤守職業者。一旦激於愛國。出而爲兵。其身體固強。智識甚優。操修足稱。之三者。實遠勝於大凡兵士。然惜未習兵法。且不知爲兵之難。即軍官亦然。故亦不能任訓練之責。則欲使繁雜之兵。盡變爲精練之卒。誠非易易。幸麥帥適擅其才。

甫閱數月。練習成軍。歧異之人。化而爲一。遂成制勝之利器。至是歲秋。兵士僅勤於操練。不曾往攻。國民意殊未滿。依然以前往力吉門爲言。於十月二十一日。兩軍微有戰事。南人又獲勝。以北部軍長。才短智淺。不諳兵法所致。然國民仍促麥帥質以何不前進。麥帥於此。其心略驕。謂汝等何知行軍事。政府亦如是促之。彼亦若此以答。蓋其不甚服林肯。在麥帥之意。欲使軍中一切整齊。然後帥之以往。絕不意國民視爲寬懈。定欲其於冬季前冒險而進。謂與其怯戰。寧戰而見敗於南人耳。惜麥帥果於自用。終不稍徇衆意。惟林肯不然。苟知衆意若何。必將勉從之。以兵士固其所遺。故催麥帥尤急。麥帥答曰。南軍操法。較勝我軍。且兵多築濠自衛。則攻之愈艱。即言兵數。亦過我甚多。不知三端之中。其一與三。乃麥帥之所大誤者。蓋南北兵操。固不相遠。且北軍實多於南軍也。按國政所定。不論海陸軍。均以總統爲大元帥。林肯雖不慣軍事。然終不自諉其職。且猶力習之。人或謂其軍務多舛。或謂其將略甚優。然謂其絕不私圖一

也。且其時任事之人。多有妄自尊大。互相懷私控告者。然從無謂林肯之有若此。蓋林肯一意救國。惟知日守其分。盡力將事。絕不望旁人之稱譽。并不計後日之如何。至十二月。各議員復集國會。派定督戰委員。而爲委員者大抵不諳兵法。然皆極愛國。且自視其職爲極重。匆遽理事。欲助人而轉至阻人。然亦嘗力促麥帥。謂終以急進爲宜。是月林肯亦復促之。而其所答不甚恭。且又患傷寒疾。故是歲冬。終不一戰。時內閣之主軍政者。適易一人。名史丹登。其人夙有才幹。惜性質甚劣。時形驕色。卽對於總統亦然。林肯非不知之。所以選之者。取其才耳。蓋祗圖一國之利益。不求一己之暢快。時林肯亦嘗致書於西方將軍云。以余觀之。向所論及進戰宜若何。不過係商榷之辭。尙未得謂爲命令也。今語汝。我軍較敵軍爲多。而敵軍舉動。偏較我軍爲速。余終欲使我所得之利。較彼所得者爲尤大。今無他術。惟有多擇要害之地。同日以大軍攻之。倘其地所駐之兵寡。我卽可以入據。否則其兵極衆。我亦不妨暫退。按林肯所書若是。實

具有謙卑之心。然亦謂今且讓將軍自爲之。如事不得成。余將復有所命。蓋其於軍事。固非所習。然極自信。至其時。終能使所行者遂所欲耳。時附於麥帥一派。最有以訾議林肯。謂其不曉戰事。而猶欲舉以責人。蓋林肯之意。欲使其軍直往力吉門。而麥帥則欲繞道而往也。一八六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林肯出示。其一定於二月二十二日。卽華盛頓之誕日。爲發兵之期。不論海陸各軍。一律啓行。有議之者曰。此實愚甚。以海陸軍數之衆。何能齊發於一時。且於一月之前。使敵人預知戰期。其後將何以戰。然林肯之出此示。實祇爲國民。迨其後仍不能遵之而行。因西方之兵。其發較早。東方之兵。復逾數星期始發云。正月三十日。總統命麥帥於發動之時。須直向力吉門往。麥帥卽剖明不欲爲此。林肯謂之曰。余且以數事詢汝。依汝之策。繞道而行。詎非所用之時日與經費。較余之所定爲更多。此其一。用汝之策以攻敵。何以獲勝能較易於余。此其二。以汝之策而行之。未知獲勝之利。能否大於余之所定。此其三。余所定之策。豈不能

破敵人之孔道乎。此其四。倘不幸而見敗。依汝之策而往。非折回不愈難乎。此其五。麥帥詳審以對。終謂如其策愈可望勝。且所得之利愈多。於是林肯瞿然曰。若然。則寧召集軍將十三人。開軍事會議。喜麥帥之策者居大多數。惜其心非專於愛國。所談論者多偏於袒護。以麥帥固民主黨人。林肯廼許其任意而行。然謂有萬不可已之一事。卽欲保華盛頓城。終須留兵足以敷用。蓋南人攻華盛頓之思想。實甚於守力吉門。以一得華盛頓。逐出北政府。馬理蘭一省。卽歸於南。而歐洲各國。亦將承認之爲國。願力助之。越二年。華盛頓城。果如林肯之所懼。幾被南軍攻入。然林肯存心與職守。終望克保其都。惜麥帥倔強如昔。寧不讓總統。必使總統讓之。蓋明知總統卽讓之。要非極信其策。麥帥所爲如是。總統及政府中人。復何能一心相助乎。三月初九日。北人聞華盛頓城之前。南部所駐之兵。已棄濠他往。於是屬於總統之人。乃大詆麥帥曰。今足證明林肯之策較優。麥帥答曰。彼之所以他往者。正其知我軍之將繞道而行耳。然麥

帥於是時。已帥其部下兵士。向南軍所棄之地往。林肯亦卽出示云。麥帥果往波達麥軍隊。其餘亦不復交付之。時麥帥之於此事。雖貌若無憾。而心實不甘。不謂林肯卽派史丹登代領其餘。此則足見麥帥之有理焉。以史丹登雖任其事。實無其才。且爭戰之場。必須有統領軍隊之人。成一團聚之形而往。嗣林肯復有一事。卽分波達麥軍隊爲四營。是然此實督戰委員所慫恿。不得已而爲之。雖各國善戰之軍隊。亦嘗分之。若是然麥帥則謂且待訓練。然後可循是而行。以營官之不受訓練。實較哨弁之不受訓練爲尤可慮。於此又足見麥帥之有理也。

第十一章　勿吉尼省外之戰事

時北人多慮東方事。而實則西方事。其要者正有可行。如阡的伊、田納西、密蘇爾鼇三省。均可使之歸北。卽密士失必河。亦須盡去其阻礙。而後西北諸省。可藉以通商。且西方戰事。乃北軍得手。則與東方亦大有異。然林肯注意西方。固

較他人爲尤切。雖西將軍之心。較熱於東將軍。似無待警告。然遇有事之宜警告者。初未嘗不警告之。且知軍旅宜有團聚之法。故西將軍常索軍用物品。林肯卽如量以予之。然在東南海邊。北軍亦甚利。至一八六二年之下半載。其海口皆得封鎖。他若密蘇爾釐之西。林肯知其事甚難。嘗遣將軍理之。惜其人未盡善。祇得復代以一人。至三月初八日。始驅逐南兵。使不得逗留於此。至田納西省。有一最衝要之高嶺。苟得入而據此。卽可分南部爲兩橛。故林肯屢欲得之。然程途艱險。非繞越阡的伊不可。阡的伊固自謂中立者。幸有南軍一隊破入之。致觸此省議員之怒。遂決於屬北。故林肯可設法以得田納西。惜其地將軍蒲安拉。延不前進。正與麥帥相髣髴。大維斯乃乘機。遣兵至田納西省東。以其山中之人。多喜與北部聯合。遂焚其屋。繇其人。掠其地。此皆蒲將軍怠惰所致。林肯聞之惻然。時阡的伊省西北軍轉獲勝。有一將名古賴德與海軍副將名虎德。互商良法進攻。於二月初六日。顯理堡降。十六日。陀納遜堡又降。已而

守堡者。猶欲請和。古將軍止之曰。汝降可矣。此外勿復言也。此次奏凱。俘一萬二千餘人。其中有將軍二。並獲新舊各槍凡二萬枝。礮六十五尊。馬二千餘匹。糧食無筭。國會得此消息。不勝欣喜。而西方軍士。仍不稍懈。窮追南兵。至四月初七日。復得密士失必河之第十島。俘六千人。時東方有鐵艦之戰。世界以鐵爲船。當以此爲嚆矢。其始南人備有鐵甲軍艦。來攻北軍木質之艦。竟爲所敗。幸至次日。北軍亦備有鐵艦。奮擊南軍。且麾之去。此可謂近代最著之海戰矣。時林肯亦望從南攻入密士失必河。迺命海軍副將法勒古往。然於魯西安納省。欲赴新痾爾良都城。必須經兩堡始達。無如礮擊良久。卒不降。以爲不如夜間潛度之。其後果然。迨一至新痾爾良。其城卽降於法將軍。則兩堡勢弱。亦相隨以降。第以無陸軍助之。不復得向北進取。時蒲安拉爲總統所警覺。其氣稍奮。乃入田納西省。拔其都。虎德與古賴德。亦已進據孟斐斯地。於是蒲將軍將往西漸與之合。古將軍亦向東往迎之。不意南部將軍。偵知二人意。出而突攻

古將軍於示羅地。血戰兩竟日。殺傷不少。次日蒲將軍至。北軍遂獲勝。惜西方元帥赫拉葛存有私見。不悅古將軍。蓋其人亦甚蠻橫也。時華盛頓政府。聞西方獲勝多次。以爲元帥之功。迺命麥帥自辭東方之任。而以赫帥代之。按二人功績。赫軍實較麥軍稍遜。而其大原因。則以麥帥不獨辦軍務。亦私辦政務以助其黨。故人多不悅。且極望有代之之人。而赫帥則不辦政黨事。是以政府中無有與爲敵者。夫以國會之重。至多有懷私之人。使波達麥軍隊。甚難理事。則謂北部國會。乃轉爲南軍助也可。

第十二章　外務

時美國人。雖以英國爲祖國。然多數不念歐洲而念非洲。謂爲黑人之所從來。是以黑人較祖宗爲尤重矣。林肯未任總統時。初未嘗慮及外務。至是則勢相迫。不得不深思之。以百事之待舉也。初、南北俱望歐人協助。南人曰。棉乃英國之主要。彼不得我地所產之棉。則紡紗等廠。行將閉歇。可知其必助南。北人曰。

英國久廢畜奴之例。決不肯袒庇畜奴一方。及是時。兩部均失所望。一以彼國工人。別覓一地購棉。且其人終不喜畜奴之例。故南人望失。一以英之上中社會人。向惡美國爲民主。惟恐其不速亡。絕不知其釋奴原因。蓋北人之於此戰。亦自謂欲保其國。初非爲釋奴開戰。故英人以有機可乘。極欲認南部爲自立。則林肯與西華二人。亦惟有時時設想。使英人不至於此而已。然其時英之外務大臣。曾私受南部所遣專使三人。嗣後英政府出示云。美國事係內鬨。我國可不與聞。英國一宣是言。南部幾若自立。美政府極不服。西華亦因之而怒。亟備函寄美之駐英公使。轉達英外務部。乃先送與林肯觀閱。林肯謂其出言不愼。略爲修正。不欲無端觸英人之怒。此書大旨。蓋命其公使云。倘英人與南部通。汝不須與其政府往來。倘英政府與歐洲各國訂約。汝亦祇可不干預之。惟南部海口。使英人許我封鎖。斯可矣。至其果否有許南部自立之事。我終須質問之。因此其書結尾云。我之舉兵。即足見南部徒自起事。從未獲勝。其所有保

障。盡付不忠之人。且一無海口。猶敢求英援助。要之此函。雖總統所改不多。然皆極關緊要。以英固驕傲之國。不肯受他人侮慢之辭。林肯雖不至過訣。然亦不欲過激。蓋自知旣與南部戰。必不能復與英國戰。此即其智使然也。嗣英外務部一受其言。即不復納南部所遣專使。并許美以得鎖海口。絕不言南部之爲自立。雖南人私置兵艦。英國略許保護。然於爭戰之後。亦嘗說明其理由。從可知林肯與西華。雖不熟辦外務。而猶可稱爲智。先是林肯致書國會云。美國叛黨。欲乞外援。以代破其本國。然余知其終不副所望也。彼以爲今之外國。類皆不辨是非。不聯社會。不遵和約。祗求金錢與商賈通行購棉等事。然外國固欲獲利。亦非不知保護美國。其利亦有可獲者。倘外國祗有獲利之念。我亦可示以保護合衆之例。固較保護叛黨爲尤固也。余思各國人。必早知通商事業。乃從合國來。且惟統治之國。可許以和平。亦可許以推廣商務。必勝於破壞之國。今我國於來自外國之覆書。務望汝等審愼觀之。復須有慷慨之心。以對各

國政府。使其不至動怒。并保護我等之利益與光榮焉。林肯所書如是。固自明其無畏懼外國之心。然其心之蓄有隱憂也實甚。雖此戰果無外國干涉。然後人固難明其當日憂懼之爲何若。蓋其實有多數外國。祇求一己之利。并不欲他人告之。所以不甚顧林肯之爲何言。祇觀其膽之果大與否。乃林肯自明其膽之不過大亦不過小。此其於美國爲最要。且適逢其會。得循理以待外國也。時南部派二人赴英。乘小艇潛出。卽往古巴海島之哈瓦那城。復換英國郵船往。美軍艦偵知之。卽於中途攔阻其船。强其船長交出二南人。始許之去。北人一聞喜極。且致賀艦長。卽政府亦多有稱之者。然林肯不以爲然。謂於局外之船。强其交人。於理實有不合。昔英之待我也亦然。我所以一與之戰。今何可亦以是待之。倘英人索此二人。我惟有還之而已。後英果來索。以其人聞知此事。大爲不平。卽修其戰備。且致書於美政府。囑其速還。林肯卽集內閣與議。乃允以二人交還之。亦貽書英政府云。於一八一二年。我美與汝英戰。以其時謂可

從美艦拘獲英人。今美國自覺向之所行爲非。敝國人極其喜悅。然我艦長未奉政府之命。擅拘二人。斯亦未免有誤。今所以允還之。按林肯與西華之爲此。實本於聰明。不然則英必開戰。卽法國亦難保其不然。茍有如許勁敵。恐北部終難與抗耳。然其所最難者。卽北人不喜其所爲。蓋國會中人。最好大言。以譏林肯之怯懦。然未幾何時。卽知林肯之智實過人。且英國觀美之待以理。自覺羞慚。後此不得不以理待美矣。

美國大總統林肯傳卷下

美國勵德厚譯　鄞縣魏廷弼筆述
上虞陳金鏞校正

第一章　除畜奴事與辦政府事之關係

林肯初任總統之數月中。以北人表面觀之。大抵一其心思專以保國爲言。此其幸也。蓋如是則徵兵易而籌餉亦不難。然未幾反對畜奴者。復謂爭戰固爲保國。然而國之分離。實爲畜奴事起。若不議決。戰亦無用。林肯固知此事必將提議。然猶兢兢焉以待人言。斷不先自言之。至北人續行討論。仍分兩黨。然自是保國與畜奴之事。宛若相合。第交界省分。喜保國亦喜畜奴。倘其省盡歸於南。則北斷難與敵。如是則林肯祇得婉勸之。謂保國固是大要。迨其人心悅誠服。於是願從林肯。而其所懼者。即國會或不肯從耳。時阡的伊省會員。在議院中建議曰。此戰非欲以制人。亦非欲以盡覆地方之風俗與章程。不過欲扶持國政。保衛合衆國。使各省得立於平等。按此雖不論畜奴事。而畜奴事已在其

中國會各議員知之甚悉。故除二三人外皆韙之。然北軍一動。即遇有黑奴之事。蓋黑奴協助南軍類皆任其賤役。故國會以釋放南軍中一切黑奴爲主義。雖交界省會員不服。然議員大抵皆韙之。時北部將軍已不許在逃黑奴。送回原主。謂此乃犯禁貨物。且黑奴爲自利計。逃至北軍中者漸多。第將軍有屬民主黨者。多願送回逃奴於南部。故事難歸一。軍自爲例。然其中亦有數將。乃極惡畜奴者。嘗下令云。現當戰時。將軍得自定法律。凡我軍轄地所有黑奴。概行釋放。林肯聞之。致書命其收回此示。謂汝等現無是權。惟余有之。蓋林肯再四圖維。非不以釋奴爲喜。然必至適可之時而始釋。則姑聽衆議而筆之耳。至其致書國會時。有云我等終須保國。應用萬不可已之法。自此言一出。在喜畜奴之會員。以爲後日必將以黑奴爲兵矣。林肯亦云被釋之黑奴已多。余宜擇以水土相宜之地。與之居處。又云。余終須設策。爲其代出身價以還主人。然國會欲速成其事。一定釋奴於可倫比亞縣。(即華盛頓城)畜奴省會員。與民主黨會員。均

抗之。然而大多數則皆贊同。林肯亦簽字焉。國會復將營中收納逃奴定一通例。不許歸還其主。時畜奴省與民主黨又抗之。然而大多數則仍贊同。二月二十四日。有一會員建議。凡荒僻之地。及國家所有之軍堡商埠大小船隻。與夫一切通行之道路。概不許有黑奴。喜畜奴之會員聞之大怒。所以稍變更之。祇指荒地而言。遂著爲例。又有建議凡叛人之黑奴。悉行釋放。喜畜奴者大爲不服。於是删其特別數條。復著爲例。國會亦將徵黑人爲兵。然一提議。喜畜奴者甚形不服。以爲徵賤種之黑奴充兵。是使戕殺優等白人。豈非殘忍之至。或謂北軍中之白人。必羞與黑人伍。或謂黑人膽小。不肯力戰。或謂果如是行。彼南人必將壹其志氣。力抗北人。故國會略修正之。祇云叛人之黑奴。使其當兵。遂大半贊同。然林肯雖有職權。不欲施之過速。其卒也。黑人之當兵者。已有十三萬人。首爲國會所羞者。以前兩載所給之餉。不與白人同。國會又派公使往海提及利卑里亞之黑人自立國。表示撫慰。從可知諸議員亦大半不喜畜奴者。

因其於國政所許可之事。亦已行之。惜其所行之法。易犯南人怒。幸林肯猶用智術。獲其歡心。蓋林肯於此時。仍非極惡畜奴之人。亦非謂黑人之性。與白人等。并不信黑人與白人同處之有益。故其意欲別擇一處。專與黑人居。又欲逐漸釋奴。因一時釋之。於黑白二種人。俱有所難。惜人多不從。致其不能如願。其最有關係者。即國會非獨不受。且多定新例。與總統之意背馳。林肯見此情狀。復欲聲明其意。於三月初六日。修書復勸國會曰。今各省倘有願辦此事者。我亦宜助其資財。俾得盡釋其奴。如是行之。彼叛省將失所望。蓋知贊成釋奴之省。永不願與之聯合矣。若以資財而言。余思方今交戰。所費已多。倘移此數於黑奴。可盡購而釋之。且交界之省。必喜賣奴。因其地遭戰禍。恐將來失其本價。寧先售之以藏財。國會接閱此書。不甚悅。阡的伊省會員云。任用何術以釋奴。我等終不喜。民主黨人。亦謂我省不願以購奴納稅。且北人或有以惡言訕林肯。幾欲罵之。然於辯論之時。雖各欲嘗議總統。及總統詢問。則莫敢不韙之也。

林肯欲期事成。即召極惡畜奴之諸友而勸之曰。君等倘喜贊助定於未瞑目之前。黑奴可以盡除。然聞之者漠然不極信。蓋以爲此法太延緩亦太柔弱耳。閱二三月後。林肯復召交界諸省會員謂之曰。汝等之權。實勝他會員。以余觀之。倘日前亟許釋奴。則戰事已息。然今者時尙未過。機有可乘。南人終望汝等保護畜奴。至後且願爲其屬。惟表示不喜乎此。則彼庶不望汝省歸之。今日之戰。實迫於不得已。迨戰事告終。奴必已釋。如是則汝之財物何在。余以爲不如從吾所言。則戰可速罷。且可受一項代黑奴之財。若久於爭戰。此款必罄。不復能償汝矣。其各相勉。終成爲極智博愛之人也可。時聽者三十人。越數日。覆總統書。多數不同意。謂我等所難實多。蓋非無保國之願。常聞人云。釋奴事在必成。然舉我者皆絕端反對。且我等思所損失者。亦必過於戰費。故不敢決於遵依云。然林肯事雖至此。仍不稍形怯懦。且向交界省人民出示。洋洋灑灑。溫辭勸慰。謂自開闢以來。善舉之機。莫大乎是。實汝等之大幸。余甚望汝等不失之。

然而其時其人。意見早定。誰復肯從其言乎。自後人觀之。亦謂林肯之法。實不可行。此種黑人。若使自居於一地。其境必較苦於爲奴。如欲行之。必須以長於懋遷者任之。而林肯則向無其才。然吾人雖知其法難行。而要足見其有慷慨之心。蓋不獨以義待黑人。且欲使南人於爭戰後。不至過惡北人。此足徵林肯以人性爲本善。無一不可使之馴良。則其心誠非他人所能及也。且南人終不能明其美意。感其德教。時時欲罵林肯。並呼其渾名而深惡之。然林肯轉待之以愛。且禱祝之以圖其利益。抑更有進者。時大理院法官缺席三人。其二人本自南來。林肯則曰。迨戰罷須復其法官職。蓋不欲乘之以侮慢南部。而使其爲法官者少也。

第二章　麥格雷倫之戰策中

勿吉尼省之戰事。前嘗謂南軍已退。林肯力促麥帥。使之窮追敵兵。并囑以華盛頓城守禦事。厥後南軍於所退之地。拔其橋梁。毀其鐵路。是實自使其難回

華盛頓也。然林肯之心。仍覺不安。雖未嘗以留兵若干特詢麥帥。不料麥帥果僅留兵一萬八千。謂我雖繞道而往。而彼欲直道而來也難。況華盛頓城四周。復有新築之保障。麥帥亟啓行。船駛波達麥河。直趨門羅堡。惜其所欲調遣之兵。總統或不許。且一至其堡。兵艦不敷調用。僅賴陸軍進攻力吉門。四月初四日。帥兵從兩大河間之約克士股而上。越數日。至約克敦地。其間有南軍所築之濠。麥帥圍之。時林肯謂不如速攻爲妙。麥帥以爲敵人衆多。急攻勢必流血靡盡。答辭推諉。且哂其不諳軍事。夫總統與元帥意見不合。實足深惜。卒不能互信而互助也。於麥帥啟行後。總統卽問都中所留兵數。始知僅近二萬人。大抵皆非精練。殊不足保。大爲駭異。卽復留其一營。不許之往。迨麥帥聞知。復大詆總統曰。休矣。事不能成矣。彼欲減我如許之兵。則我將奈何。卽事審觀。林肯早宜詢兵若干。麥帥亦宜多留以兵。因士股之戰。無論其勝與否。要不若保華盛頓之爲要也。然留於華盛頓之二三將軍。嘗以留兵宜多勸林肯。而林肯亦

從其言。可見其既不信麥帥。又不命麥帥卸任。是實懸以待之。使其心不能定。無他、林肯之心太虛。肯受多人之訓廸。諺所謂庖丁太多則湯壞也。然而麥帥之兵雖減少。固較敵兵爲稍多。足以當之。乃專以敵衆爲言。且延緩依然。使南將軍得移兵於此。蓋亦未免貽誤軍事矣。四月初九日。林肯致書麥帥曰。汝留兵於都。不滿二萬。余迫於無奈。所以留汝之一營。終望汝知以保華盛頓爲最要。雖然。汝部下尙有十萬人。即當直前往戰。若長此延緩。則南人一可增添新兵。一可多築衞濠。不逾時而汝將盡失機宜矣。余再四語汝往攻之。汝憶余嘗謂繞道而往。亦將遇有此乎。而今果然。北部人民亦知之。汝速圖之可也。麥帥答曰。事莫妙於所留一營中。復派數哨爲余助。此實必要。林肯許之。所異者。麥帥於此兵既至。祇命其伺於船中。不使登岸。此則廢其時日實多。五月初一日。林肯電詢何日進發。麥帥則定於初五日。無如南軍已於前宵逸去。仍無戰功可紀。故南人亦多有譏笑之者。嗣麥帥意欲前進。復求增兵。林肯許以所留全

營界之時。南人知瑙勿革軍械局。將不保。遂自毀兵艦。不使爲北軍獲。蓋自此以達力吉門。有水道一。後麥帥謂其時苟得自主。必從此道進。此亦未必然者。以水道可通之消息。至五月十八日始知之。已而麥帥聞所遺之兵。依然歸之。不禁喜極。詎意兩地軍營。至二十六日。相距僅四十餘里。南人適施狡計。竟使之不能合。蓋南人知華盛頓留兵極衆。是必懼其往攻。時有約喀遜將軍。帥精兵一萬五千。捷於行。長於戰。突從舍難陀遏嵐而出。此地北部守兵。僅五千名。於二十四日。竟被攻逐。直至波達麥河畔。華盛頓人。聞而大懼。林肯乃復定留此大股之兵以備之。時該營將校。勸林肯不復召回。以助麥帥爲是。蓋謂約喀遜之所以爲此者。不過牽制我軍。使北人失其攻力吉門之望。而實非欲得華盛頓也。然林肯不信。且思召回軍隊。則約氏可擒。此實林肯之所大謬者。蓋林肯辦事。必審思熟籌。否則易至有誤。所以幷欲擒約氏而亦失之。蓋兵士一返。約氏卽逃。是適中其計。倘林肯不顧之。知不越多時。此兵卽抵力吉門矣。且南

軍見麥帥失此隊之兵。亦急來攻擊之。兩日之中。殺傷甚多。然而北軍不稍退。此戰也。麥帥之可怳然覺悟者。應有二端。一南軍非較優於北軍。一南軍非較多於北軍。業已知此。宜其益奮發而進戰矣。無如其心灰意懶。一如昔時。雖隔數日。麥帥必電聞總統。今將起程。然其人平素猶豫。即總統警策之。亦屬徒然。直至約喀遜亦來突攻。始定南進。越七日。南軍聚而力攻之。迨近雅各大河。致書內閣史丹登云。我等戰事不利。實政府之咎。倘早許增我兵數千。則我定能獲勝。今者同袍多有死傷。不得不謂汝等之慢我也。倘軍旅尙有得救之日。則功不能歸於華盛頓人矣。要之麥帥以此書與林肯。則可以與史丹登。則大有可懼。蓋林肯生平不曾報怨。而史氏則終不忘之。自是麥帥增一私敵矣。七月初三日。軍至雅各河。以戰艦與運艦。均可上駛而迎之。乃獲救。此可見麥帥訓練其兵。早已備戰。故其兵雖曾挫衂。絕不擾亂。且極信之。願隨其所至。若言麥帥固足徵其素嫻韜畧。惟有一弊。即過慮其難。不肯猛進。然主速攻者在北人。

且多有進勸林肯。謂不可復用麥帥者。則林肯亦自問其宜用與否而已。時麥帥所視爲至要者。即往攻力吉門。欲從雅各河進。以故勸林肯速增兵。幷許其經戰之兵。暫行休息。迨兵既會集。一齊往攻。後人謂當時苟從其言。必能達往力吉門之目的。惜麥帥名譽已壞。不見信於華盛頓人。國會督戰委員。早已加以譏誚。即史丹登亦不心喜。且有他將謂其失策。是實林肯之極能含忍。故雖有他人媒孽之。而仍使之任職。然麥帥不銘其恩。以爲己所言者。彼固宜悉聽。蓋林肯非熟於軍務者也。且麥帥此次往南固自謂祗易方向。而自華盛頓人觀之。罕有不以爲退者。然林肯未嘗過責之。且電之曰。以余觀之。無論汝與諸將士。要皆自盡其職。忠於戰鬬。余實感甚。七月初七日。親赴雅各河屯兵之所閱視。使可自知軍隊之位置。然如上言。林肯於此時。定欲任赫拉葛代之爲元帥。赫帥云。方今首要須召此軍從土股回。時林肯尚不知赫帥才具若何。不得不一試之。迨其後。始知赫帥實較麥帥爲大遜云。八月初三日。麥帥果下班師

令。且勸林肯不可遵是法而行。然終於無效。祗得言旋至二十日。北軍已至約克敦。土股之戰罷。其始固望事有大效。而今竟歸烏有。則此軍實屬堪憐。以失其所望故也。推厥原因。多爲華盛頓政府。不能和衷共濟。苟非具有大才者爲之主。恐後之堪憐益甚。蓋所望要在乎總統。非其人不足以擔任之。幸其識見開通。措置得宜。不病於執拗。不失於袒護。不惑於偏聽。故卒副此望。要之紀此土股戰事。難甚慘甚。蓋其人與時與事。爭論者紛起。誰公誰私。難辨究竟。然而今人。常稱林肯責麥帥。夫麥帥所以見責者。其故有三。一自露驕態。不尊總統。二不思他法。稍徇衆意。三過於審慎。行軍遲延。然則麥帥熟諳軍事。尙至失利。林肯本無經驗。轉足顯才。何哉。或曰。此神助也。或曰。否否。倘獲神助。宜其絕不誤事。故吾人惟有評斷之曰。林肯亦人耳。第其聰明有足勝人而已。時北人以戰已經年。故於波達麥河之事。一聞失利。膽怯殊甚。雖督戰委員。謂此軍爲政府所極注意。然旁聽者。則或謂不如不注意之爲愈。蓋知所欲爲之事有如是

之大。卽所用之人命與財物。必如是之多。其如操權者。不能勝任何。由是林肯勢成孤獨。雖聽衆論。必須一己之取決。諸友莫助。腦力用盡。禍患獨任。卽偶有所誤。不至歸咎他人。以責有攸歸。絕不使他人分任也。故追想當日。其人孤寂如是。無怪其現有儼然可畏之顏色矣。

第三章　麥格雷倫之戰策下

赫拉革元帥未至前。林肯暫派頗普君。領勿吉尼軍隊。其人將略雖優。然未免有其言不怍之病。至兵士之所以不悅之者。一以喜從麥帥。不願他人代之。一以其好爲大言。恐無其實。八月初九日。頗普軍遇約喀遜軍。約氏雖祇率半數之兵。而猶能獲勝。然不欲久困於此。終望李督增之以兵。然其時麥帥正攻力吉門。故李督不敢以兵濟之。惜總統聽赫帥言。亟命麥帥退兵。於是李督得與約氏合攻頗普。且乘勝以逐之。夫頗普固宜早自退避。俟麥帥所領之兵。從水道而回。而後可與之合。不然卽爲失策。時華盛頓人。知李督實逼處此。又大懼。

林肯復決派麥帥爲總元帥。雖政府一聞其事。多訾議之。然其所爲。實表智計。因頗普之軍。紛亂已甚。麥帥適以整頓見優。故未幾麥帥果振殘卒復爲勁旅云。時李督來甚速。於九月十七日。遂有安底敦之大戰。是戰固北軍勝。然不得謂爲最優勝利。以聽南軍自退。未嘗往逐之。北人見而大譁。謂麥帥何不急至此。於十月初六日。林肯命麥帥渡波達麥河。必須與南軍決戰。麥帥絕不聽命。越四日。有一南部將軍。率騎兵二千。繞麥營疾馳一周。蓋譏其緩也。十三日。林肯復致書麥帥云。余嘗戒汝勿過慮。而汝意謂不然。然汝終不能爲南人所爲。非過慮何。汝謂往溫智斯大地之鐵道。非盡行修整。不可駐軍。然南軍既駐於此。專以馬車運糧。其路倍於汝之距離。其車缺於汝之半數。如必欲齊修鐵道。廢時太多矣。且兵法有云。敵人之甬道。必須破壞之。而尤必自保其甬道。汝行之法。一若讓利於人。不能歸利於己。倘南將軍易汝之地。知不日即壞其甬道矣。汝如恐其入賓夕爾勒尼亞省。然彼若率全軍以往。方今無一易通之路。則

汝盡殲之可也。若祗率數營。則軍分力弱。卽一一滅之亦自易易。且汝距力吉門。不若彼歸途之遠。若非彼奔馳較速。何以汝不能入力吉門乎。蓋彼須繞越。汝可直行也。倘彼得立於溫智斯大使。兩軍俱不移動。然我亦必於此時急攻之。以爭勝於我處。終易於赴彼處而爭勝也。故余不獨欲逐之。亦必欲破其軍隊。今不能破。則欲破其於力吉門之濠中也。能乎。夫力吉門之地。苟從內路而往。不論其直紆。糧運實易。余以爲汝勿離敵太遠。庶彼之動靜。可得而盡知之。且汝距華盛頓。要有大半之路。爲敵人較遠。則余寧少留兵於華盛頓耳。倘日後敵兵向華盛頓來。則汝可從後方擊之。余固不敢謂其行之不疾。然我軍能與敵人同。要亦不難矣。夫林肯所書如是。固足表其胸中具有甲兵。然麥帥絕不從其所勉。其稽延時日也依然。至十一月初二日。始渡波達麥河。其時人民悉苦。又經一年。戰事仍無結束。政府中亦謂必須易人。故總統於初五日。命麥帥辭職。以軍隊付勃納塞君領之。然吾人於勃納塞之得爲總元帥。實所不解。

以林肯並未宣布其意。彼以默思發爲命令。不肯自解其原因。故林肯究何爲而任勃帥。吾人終莫之知也。

第四章　一八六二年秋投票及下釋奴令

前卷嘗言北部之人。雖其欲保合衆之心。束而爲一。然以或喜畜奴。或不喜畜奴。其勢漸解。至遲之又久。益形渙散。儼分守舊維新二黨。或者名爲北人。實則傾向南人。故人多渾以毒蛇名之。蓋彼嘗抵抗政府一切措施。并宣言抵抗政府。詆詈共和黨人。亦預言北軍必爲南軍所翦滅。古賴德有云。此類毒蛇。寧使其爲南兵。勿使之居北而陰爲南助。第其人屬民主黨。則惡之者。雖不欲其居此。要亦不可以逐之。蓋民主黨人。縱力保合衆國爲言。然往往力詆政府之事。亦盛稱麥帥爲賢。其間又有一派人物。不甚訾議政府。而惟力助戰事。曾有數員將弁。出自此派。而與之抗者。卽共和黨是。然亦爲極惡畜奴者所慫恿。屢擾總統。訾議其法。且圖分裂內閣。要之此輩實若政府仇敵。嘗謂我之決戰。乃爲

除畜奴。若保合衆而不除畜奴。成何國體。按此言亦屬有理。然其心過急。乏應變之術。勢不特不得釋奴。甚且遭失國之禍矣。彼嘗勸總統速下令。俾一時盡行釋奴。而不知彼之所爲如是。實使其措施更難。蓋彼謂總統有權主戰。可下此令佈告。實則此事本與戰事無干。總統不能出言使之強合。林肯蓋知事不可急。故寧受衆譏。而待時至始下令耳。雖然。人惡畜奴。實無有過於林肯者。彼嘗回環反覆。謂畜奴之事。以正義衡之。則見爲非。以人道斷之。則見爲非。即以政治判之。則亦見爲非。嘗致書某友曰。余向惡畜奴。畜奴可忍。孰不可忍。余之懷抱。自幼若是。然絕不想一爲總統。悉可從吾所欲。余就任宣誓。盡力助國。既宣此誓。終須遵行。雖畜奴爲余所惡。苟非合法。終不抵禦。余嘗再四宣意於國民之前。且從來不敢恣所欲爲。然而保國法卽所以保國。孰謂失國而尙可以保國法乎。譬如人欲保其性命。有時必棄其一肢。而後性命克保。要無有失其性命而可保其肢體者。是以有所行之事。似非合法而行。然不如是則不能護

法。是於合法仍無所異也。今如保畜奴。將使國家破壞。則余不復能保之矣。先是有二三將軍。擅權釋奴。余嘗不許之。嗣後內閣主軍務者。欲以所釋之奴爲兵。余亦不許之。蓋以爲時尙未至耳。夫林肯所書如是。乃表明衆人之所知。謂釋奴祗有一策。卽使南人降服是。若其初屢述戰因。在除畜奴。是使北人自分兩黨。北人分裂。尙能使南人降服乎。南人不肯降服。尙能除畜奴乎。一八六二年七月間。麥帥嘗謂宣言釋奴爲戰因。是轉使北兵。不肯往戰。亦有謂交界之省。亦必不助北部者。故林肯極意含忍。期取悅於交界省。而林肯待遇交界省之法。乃最爲北人所討論之大問題。至是年夏。共和黨人。多視林肯爲誤事。不論報章主筆。政黨幹事。國會議員及內閣某閣員。均謂林肯不善治事。亦過於怠惰。將不勝其任矣。厥後國會復有一人。謂當今之局外人。絕不料國會之共和黨。抵制林肯爲何若。或謂國會將不復聚於華盛頓。或謂國家將有禍變。必較法國叛亂爲尤甚。幸北部衆心。不若國會操切。故終不至此。蓋其人觀報章

之訾議總統。不甚信之。反詆主筆之人。以其多端評議。不能絕無所疑。故大半仍信任林肯。雖共和黨之有權者。欲叛總統而餘皆不從。亦美國之大幸矣。八月十九日。革里利著論說登報。其標題曰二十兆國民請求總統。然所提論實爲愚瞽。且多謬誤。以國民驟然請求釋奴者。要不至若是之衆。雖然。革氏之說。頗有影響。以共和黨人。皆閱是報。夫然而林肯不得不覆以書。其詞曰。余閱汝十九日所登論說。知汝實使余觀之。余今不欲與汝辯。乃表汝不能無錯誤之端。然又必表余志。無非欲合法保國。倘有謂不可保畜奴事。寧不保國者。余固不以爲然。倘有謂不可除畜奴事。寧不保國者。余亦不以爲然。蓋余之大志。即在保國。畜奴聽之可也。如保國而可不除畜奴。余固願爲之。如盡釋奴而可保國。余亦將勉爲之。如黑奴或釋或不釋而可以保國。余亦非不願爲之。要之余辦黑奴事。實爲保國起見。倘辦釋奴而有害於國。則余卽置之。倘推行釋奴而有助於國。則余將進行之。倘有人指余之錯誤。余能改之。倘有人發明其善法。

余能從之。然余爲是言。乃爲責任所在。而余之本心。終望人人得享自由。林肯所書如是。北人見而大喜。乃益信任。然革氏與其黨。意殊未滿。猶敢登報曰。林肯雖自謂欲保國。所行究合法乎。抑違法乎。然若輩之所以不悅林肯者。因其平素欲守法。且彼強總統驟釋黑人。是卽明明違法。國會議長司提文嘗謂方今實無國法。人皆謂國法神聖。余厭聞之。九月十三日。復有教師等。進謁林肯。以亟宜盡釋黑奴爲勸。林肯答曰。汝等欲余釋奴。然亦有多數信徒。力勸余不可釋奴。雖無一不謂爲上帝旨。而其中要有一誤。以余思之。上帝倘能顯其旨於人。終能顯此事之旨於余。以余較他人爲尤有關係。且余固屢求其顯此旨也。然而當今之世。不若古昔之屢有奇事。在余職分。終須用我腦力。細想何者爲有理。何者爲有智。蓋事實極難。凡有德之人。語各不同耳。且觀今之北人地步。余若下令釋奴。果何益乎。余之下令。終不欲如天主教皇降諭以抗彗星之無用。余既不能保國政於叛省。復何能出一言以盡釋其奴乎。知已叛之白人。

終不我從也。至黑人則國會已定一例。許保護叛者之奴。而迄今尚無一人來此。復何能盡釋之乎。然則下釋奴令。究何益乎。余非謂此事不可爲。謂欲顧我軍旅。必有權者而後可也。余亦非決不下令。蓋余日夜思之。實過於他事。倘思事合上帝旨。則余必能遵行之爾。時。不論主筆或教士。議員或政客。皆入告林肯以孰爲有理。孰爲有智。孰爲合上帝旨。然而林肯祗自思之。終不以所思語人。卽有人或訓導之。或警惕之。而林肯要能靜聽之。并能仍其故態。聊發滑稽之談以應之。然而人終不知總統之果爲何意也。今吾人一念及此。不禁爲之莞爾笑。蓋林肯於聽受衆言之日。其案上早已藏有一令。且其答教師之前。亦嘗以此令爲內閣誦矣。時林肯自思。若無人願用以金贖奴之法。祗得釋奴以助戰。此蓋戰時之權變。可藉減敵人之力。亦可藉增我軍之力。然所要者在乎適時。若爲之太早。則交界諸省。必不服。是轉以自害。故林肯雖備有此令。寧藏以待時歟。一八六二年八月初。林肯召舊內閣曰。余有一事宣告。余宗旨已定。

可不與汝等議。所望汝等爲余助者。惟計策之條款耳。語畢。卽將釋奴令。宣讀一過。俾其聽之。按美國爲民主國。自叛英後。事無有要於此者。乃一人自定之。卽內閣亦不使與聞。此實奇甚。然內閣皆默聽之。惟西華謂寧從緩。以待我軍稍勝。林肯應曰然。且囑內閣不可爲外人道。始散會。閱三星期後。安底敦之戰。北軍適獲勝。林肯乘時下令。謂自明年正月朔日始。凡叛省之奴。均得釋放。永享自由。亦謂屆時余將復下一令。指明何省。時各省省長適開會議。或謂强迫實與各省長無關。國人聞知其事。驚異特甚。以其前絕不吐露也。然則向之訾林肯。實則不然。蓋其開會之日。已知林肯欲如是行之。且林肯自謂所下之令。總統不肯下令者。至是例宜滿意。不意欲加之罪。依然吹毛求疵。以不盡心力詆之。然共和黨人大半以總統令爲是。十二月間。衆議院議員提議曰。總統之令在釋奴方面。旣見爲益。國事方面。亦能速底敉平。然非共和黨人。多不喜此令。總統迺謂今下此令。尙有謂使南合北分。倘下於六閱月前。余知卽共和黨

亦不韙之矣。是年秋。又值選舉國會議員。時政黨首領。知民多不服共和黨者。乃謂此次必舉民主黨人。實甚可懼。倘以此黨主持國會。必至速與南和。許分其國。蓋其所論有云國會所已定者。明明足見此戰。乃除畜奴非爲保國。此實反覆自食其言。且其時之人。多有謂總統之下此令亦然。并有勸以毋下此令。謂此令一下。今年秋民必不服。勢將選舉民主黨人爲議員。是就戰事言爲適時。以政事言似違時。何林肯不再行遲緩。待議員選定。始下其令耶。蓋林肯知國會所定。既爲民主黨不悅。而亦非極助政府。以聯絡共和黨計之最智者。即使共和黨敢爲正本清源。使人知祇能於二者擇一。或保畜奴。或保合衆。終不能兼有之也。且林肯深信國民不至鑄成大錯。終能辨循正軌。然國民於此。其辨必漸。倘時間短促。或有不及辨矣。故其選舉議員。向固選舉共和黨者爲多。惟至此時。果有多省選舉民主黨。然最奇者。交界諸省。適選舉共和黨人。則向之議林肯待之之法者。至是而嘿爾息矣。要之林肯能挽救其同黨。故國會中。

卒以共和黨人爲稍多。然而此黨首領。大抵宛欲叛之。是年林肯復致書國會。勸用金錢釋奴。謂行此法。其大利有三。一、幷未叛省之黑奴。亦得釋之。二、畜奴事可以漸除。若賴戰釋奴。祇能釋數人。不能淨除。三、失奴得財。人之所願。庶不至有極怨北部之心。按三者之中。林肯所視爲至要者乃其三。蓋欲急除畜奴。幷不使南北久於交惡。林肯亦力勸國會曰。今日之事。必如是圖之。庶國家可乂安。較戰速而且固。卽以款言。亦較戰費爲易集。而其利之最大者。卽不至流血。第不識君等信否。若不之信。終須念及我政府。代國民辦事。必底於成。今非謂外此有何妙術。乃謂有何妙術以成此。蓋向之未戰時所辦之法。終不能施之於今。今有鼎新之事。故宜思鼎新之法。後人不獨聽我等言論。必將觀我等事實。我等固謂欲保吾國。且知有一法足以保之。卽世人亦明知我等知其法。如是則責任實屬我等。雖他法或可以用之。而此法則當然可用。蓋此法亦靈捷。亦和平。亦慷慨。亦公義。苟循是而行。必永爲世界所稱羨。卽上帝亦世世錫

福。夫林肯善勸如是。特恐人多不願聽從耳。然其時會員。或謂其決心旣如是。不如擇密蘇爾釐一省。姑准試行。衆議員亦許出金錢十兆。倘此省議員。能定一除奴之例。卽可以此款代奴。參議員且欲多與之。無如兩等議員。討論良久。迄無就緒。以密省議員。不敢代黑奴。受國家債票。故力抗之。林肯笑曰。我債票不至如奴之能脛而走。其後密省黑奴。果徒失之。然林肯觀此省難行其法。不復欲行之他省。至正月初一日。果復下一令曰。某省某府所有黑奴。一切釋放之。時百姓聞之。大抵較前更喜。其最足喜者。雖英政府聞之不甚悅。而英人之稱爲極善者固多也。自下令後。多有黑人願充北部之兵。惜南人不視此輩爲兵。而仍視爲逃奴。故一爲彼軍所獲。卽擬死罪慘殺之。林肯大不平。迺謂之曰。汝若無道殺我兵弁。余將殺汝俘虜以償。後南人果不敢恣意而行。卽或行之。亦絕不布露。

第五章　交戰第三年之紀事

値是歲冬。最足寒心者。北人或惡麥帥寬懈。力勸林肯罷之。林肯以爲麥帥所爲。固不能謂爲盡善。然其人一罷。或至易以較遜之人。嗣後其言略應。以林肯命麥帥卸任。選勃納塞以代。其實不能勝於麥帥。十二月十三日。勃帥往攻李督於弗勒得力地。非特不勝。且大喪師。一日內至萬餘人。於是自覺無用。辭職而去。林肯迺復選呼格爾君以代之。一八六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總統任命之爲帥。且致書曰。余今任汝爲波達麥軍隊之首領。然勿自恃爲無疵。昔汝爲兵時。謀勇兼全。且不干預政黨。汝能卓然自立。不無可稱。然余聞汝嘗過議上官。今汝爲首領。恐兵士將汝議矣。倘軍隊一至於此。無論其完美何若。終不能爲制勝之師。余勸汝將事勿忽。愼出全力。進取勝利。庶乎不辱余命。呼帥亟啟行。於張西羅爾維地。正與李督遇。惜智力不及。竟爲所敗。北人聞耗。不禁股栗。而蝮類益將妄自張大矣。然時有南將約喀遜。誤被兵擊斃。是利北軍。幾與獲勝無異。孰知南部兵心驕甚。以爲人莫余敵。卽將破入賓夕爾勒尼亞省。時呼帥

聞其往北。意欲急攻力吉門。然林肯不許。謂不如攻李督爲愈。故率波達麥軍隊。亦向北往。惜其時呼帥與赫總帥不睦。林肯勸其須受節制。卒無效。六月二十七日。呼帥自辭職。林肯許之。乃任米達君代之。自七月初一日起。於蓋替司步地交戰三日。此可謂北軍勝。亦可謂南軍氣運自是漸衰矣。是戰也。北部兵傷二萬餘。而南部亦相埒。然米帥不從林肯計劃。往追南軍。林肯讓之曰。追奔逐北。必主神速。而後戰事可罷。時米帥亦願自卸責。然林肯不許。彼大維斯以爲阡的依省。必受北部壓力。不能爲南部助。乃遣兵試之。迨軍至。果知此省不願助南。遂逸去。是年古賴德圍密士失必河之維思蒲堡。其地固難破入。然極爲衝要。苟不得之。不能開此河而使之通。嗣後果與米帥蓋替司步之戰同日獲勝。古帥之名於以震。雖其時有短之於總統前。謂其酷嗜酒。林肯笑曰。嗜酒者能若是。朕寧以酒贈與各將軍矣。方古帥之得維思蒲。林肯嘗貽書曰。余曩未覯汝。然於今不得不代國民致謝。以汝固大有助於國也。再者。汝圍維思蒲。

余以爲汝策未免有誤。今而知汝策實無所誤。所誤者余之意耳。時田納西省。兩軍互有勝負。幸有一戰出現北部一極優之將軍。名曰多瑪。戰事告成之四名將。此其一也。然屆年終。南軍盡爲所逐。則此省保國派。始慶平安矣。至勿吉尼省。是年之下半。固不甚有戰事云。

第六章　瑣雜之難事

林肯有一大事。不能自辦。卽財政是。迺擇內閣之優於計學者。名甲愛斯。任以專責。囑其籌畫一切戰費。若言外務。則林肯不肯讓他人主持。故有難事數端。祇與西華協力辦之。蓋英政府。旣喜南不喜北。爰許南人私購兵艦於其國。不以之敵北美軍艦。而以之拘獲其運艦。林肯與西華。乃函詰英政府、英則諉爲無此事。然美政府不敢再三瀆者。恐激其怒而反使公然助南。至若英人多願私借鉅款與南人。美政府固不得禁阻之。且其時歐洲各國。多以爲北軍無用。必至南部獲勝。而於是願作調人。俾南北歸於和好。美政府亦甚厭之。然而此

類難事。尙不及共和黨不滿意之人。屢擾總統之爲甚。蓋此黨實分爲二。一欲謹愼將事。是謂守舊。一惡畜奴亦惡民主黨。是謂維新。內閣亦然。西華係守舊。甲愛斯係維新。時維新黨。力勸林肯不復用西華。林肯卽召集內閣。表白其事。始知甲愛斯亦爲之助。甲氏以事旣敗露。不覺赧顏。願辭職。西華亦辭。林肯見事之非涉於一偏。乃作書和解曰。汝二人各願卸職。余亦知其理由。然以余觀之。方今國事綦要。不可爲己。故余不敢許汝等所請。轉請汝等各盡義務。二人允之。自是內閣不復有難事。實林肯能運用其智。調和其間也。惟西勿吉尼省之事則甚難。前曾言其不肯與勿吉尼同離此合衆國。然內閣中人有云。此不得謂爲國政。若許一省中之少數人。得叛多數人。何不可許一國中之少數省。得叛多數省。林肯答曰。等叛耳。惟此省之叛。實保國政。則許之可。至彼蝮類。是年亦有難事。卽設立私會。勸北兵私逃。且與南部暗通消息。潛濟貨物。亦屢屢設法阻撓政府。西華謂此輩人。不久卽當自悔。嘗有人勸總統嚴治之。林肯謂

此非大礙。我等可置之不顧。故除首要數人外。不復窮治。蓋其首事人。勃納塞拘禁之民主黨卽大怒以詆政府。謂非侵人自由何。然林肯不遽釋。祇許交付南兵。不復使之居北。然南部亦願優待之。雖其自稱俘囚。而彼則視若友朋焉。夫以政府待蝮類如是。民主黨益肆譏評。紐約省長召聚此黨開一大會。謂今之政府實奪我北人自由。林肯聞之。不得已與之辯。蓋此會嘗以書貽之。且張大其辭。加以藻飾。而林肯則轉以簡括之辭答之曰。汝等所舉者有二。一自願保國以抵制叛事。一以政府不遵法下人於獄。欲指摘之。然汝黨言保國。誠可謂當今之大問題。余志亦如是。所辨者祇有一端。卽應用何法耳。至余所以拘蝮類首領下之獄者。以其誘勸我之徵兵及舊兵。離營私逃。要無非欲使我軍不足禦南人之叛。此非欲阻我黨之事。亦非欲妨將軍之私事。乃全軍隊爲所擾害也。今我國固賴茲軍隊能力。冀其保護。余思汝等亦非不願用兵禦叛。然而古之兵法有云。逃者必處以死罪。國法亦許之。今有二人於此。一爲樸實年

少之兵、聽人唆使而逃。一爲狡詐之人唆使兵士私逃。公正判之。究宜定何人以死罪乎。且此輩狡詐之人。將聚會惑衆。謂此戰不義。其意以爲一時聽者。多有親若友充兵。或可從而轉勸。是與直接勸兵無異。以余觀之。倘遇有此事。禁其演說。是既使兵士得保生命。亦合法而明其爲仁政。時阿海呵省民主黨。又欲舉蝮類首領爲省長。林肯卽致書曰。汝等所舉之人。無論全世界知其不喜用兵禦叛。蓋亦勸我營兵潛逃。違抗徵兵條例。以兵士一聞汝等舉此人。終望其能庇護逃兵也。夫林肯所言如是。彼固無可以對。且其爲首之人。實誤於所事。以雖有多人喜詆政府。而抗其辦戰事者實少。嗣阿省之喜保國者。復舉一喜戰之民主黨人。至投票日。其票較多。乃勝之。且交戰次年末。政府又出一難事。以兵額不足耳。當開戰之初。人固踴躍從戎。然其後。則心漸冷淡。國會計無所出。祇得抽丁徵兵。亦許總統得有此權辦事。要之此非人不喜戰。不過向以爲創舉。各宜協助。及其後稍成習慣。而謂爲政府之所宜自任。蓋與營業無異

也。不知人數既少。苟不強之。不肯爲兵。林肯固不喜此。蓋不得已爲之。無如各省省長。非獨不助。且將從而抗之。其出自民主黨者更然。是實使林肯難而又難矣。雖然。林肯嘗決意而行。不稍遷就。於是年七月十三日起。紐約城有匪一羣。擾亂三日之久。毆警吏。縊黑人。被殺者殆以千計。省長亦不能彈壓之。政府乃遣兵一萬。暫守其城。而抽丁之事。終得以告竣。在波士敦城。亦略有紛亂情形。以其人多有謂爲不服耳。然至林肯既成其事。而所得之人。究較願充兵者爲遜。雖操練之法。至是稍優。然軍隊終不克臻此。

第七章　北部之轉機

一八六三年秋。舉行投票。大率選共和黨人。時南軍多已敗降。惟勿吉尼省未然。故北人始知政府辦事實善。投票日前。有請林肯往奕倫諾爾演說者。林肯不往。修書辭之曰。汝能訂九月三日。邀余至奕倫諾爾城。同聚保國會。余於故鄉得遇故人。非不甚願。實無暇可離華盛頓耳。余聞此屆聚會。不問其爲何黨。

祇以喜保國爲宗旨。余不得不致謝於多許之人。能先國事而後黨事也。雖然。一會之中。非無不悅余者。余今有以語之。汝等求國家治安。亦嘗余不以治安爲計。然而策治安之法有三。一爲用壓力。喜余行之。汝等喜否。如曰喜之。正與余同意也。如不喜之。又有一策。卽許國之分離。此余所不喜也。汝等如喜之。可爲余明言之。如曰不喜分國。惟其用第三策。卽相讓而和。是然余不信可相讓而和。且保國在乎其中。余屢研究此事。所知者正與之相背。蓋叛者之力。在乎軍旅。而軍旅實主持其國。終不肯相讓而和。就令南北喜和派。協定一相讓而和之例。此安足抵李督軍旅。使不入賓夕爾勒尼亞省。惟米帥軍旅。庶足抵之。余且望其後能擊敗之。若以一紙空文相讓而和。徒廢時日。終屬無濟。如欲相讓而和。法祇有二。一與南部將士商定之。一於其軍已敗之時。與南部人民商之。然言其一。絕不聞南部將士。有願相讓而和者。若知南人有是心。余不至隱瞞其事。倘有人謂爲不然。是卽表其無所知也。余甚願謂余乃國民公僕。依我

國之國政。在彼亦與有責焉。今汝所不慊意於余者。乃辦黑人之事。大約汝心與余心。於此有異。余終喜衆人之得自由。而汝則反是。雖然。余所辦之法。亦非悖汝等心理。倘汝等喜保國。余嘗思一法。卽以金錢易黑人。而汝等則謂不願出購奴之款。然而余提議及此。不過恐用他法保國。費將較購奴爲多。乃汝不喜余釋奴之令。謂此非合法。欲使余收回。余思國政以戰權付余。得爲軍旅之首。則彼旣視黑奴爲產業。余亦何妨以產業稱之。蓋於交戰時。何嘗聞不論吾人與敵人產業。歸爲軍用。且世上之戰。有時能破除敵人產業。卽己之產業。難免不破除而使敵人得之。惟此產用於適宜。實能助己害敵。詎非應得之產乎。要之此令若非合法。業已無效。不須收回。如其合法。則不得收回。譬之已死之人。終不能召其復生。今汝中數人。以爲收回之。能助保國。然而向之抵制叛事而尙未下令。已歷一載半餘。其臨末之百日。猶謂叛人若復不歸合衆國。則此令將下也。今下令已歷數日。而戰事亦非不利。余知我將軍中。其最能獲勝之

數人。必以爲下此令并使黑人爲兵。大爲敗敵之法。且有大戰一場。若無黑人當兵。何能奏捷乎。然凡有是意之將軍。固非極惡畜奴事。亦非屬於共和黨。乃祇就戰言。余想汝等宜聽其言。勝於聽不諳兵法者之妄議此也多矣。如汝等謂不願爲釋黑人戰。而黑人則甚願爲汝等助戰。汝等謂願爲保國戰。余之下令。亦甚願助汝等之保國。若當叛事已息之日。復使汝等往戰。則汝可謂不願爲釋奴戰矣。余想我等用力保國。使黑人不助仇敵。是實能減少敵人之力。豈汝等不以爲然乎。余亦思若使黑人充兵。是代多少之白人。豈汝等不思及此乎。然而黑人與他人等。非無欲達之目的。倘我等不有以予之。則彼必不肯爲我助矣。今之肯爲我等冒險者。要有一最大之目的。卽其望得自由也。且我等固既許其定能得之。方今之時。我等實大有幸。江河之父。（指密士失必河言）已不被人阻撓。得以直流至海。此固須爲西北諸軍謝。然非獨彼等之功。以自東來之兵。奮勇前進。而南方亦有白人或黑人來助耳。且東方陸軍之戰。如安底敦。如蓋

替司步。法實極優。卽撒姆伯叔之鴨掌。（撒姆伯叔美國之俗稱鴨掌喻兵艦也）亦不可忘之。以不論極深之海。或廣闊之海灣。或急流之河港。以及泥淤狹窄之小海灣。凡有水之處。固無乎不在者。余代表我極大民主國。爲我等所倚賴所保守之宗旨。亦代表後世全世界之事。最感謝其一切。余知太平離此不遠。極望其能速來。亦能久駐。使我等得永保之。如是乃有確實之證據。在於自由國民之中。苟從投票上激成戰端。譬之訴訟。必至事敗費耗。且屆其時。知必有數黑人。能緘口不一言。切齒注目。堅用其槍嘴之刀。實可助全世界有如是景象。亦恐有數白人。不能忘其用責人之心。與欺人之說。聊阻其如是景象。雖然。我等不可速求勝利。須爲定心知節之人。亦須練習一切之法。則公義之上帝。於其善良之日。終能賜我合理之景象也可無疑。按林肯所言如是。乃以簡捷之法。舉已往之事蹟。及現在之情形。亦足見其所立之志。有何等堅卓。不論政黨之魁。不論毒蛇之類。不論擾亂之匪徒。俱不能移之。時國民知其可用力之時。卽將用其力。此

非從衆意而爲之。乃循一已之分而爲之。實可謂共和之國。而暫變爲專制。第默藏於心而不明言耳。當時。美人之欲抗美總統。與俄人之欲抗俄皇帝無異。然所異者尙有其一。卽國民多信之。亦願其獨握軍權。是實美國之大幸。若內閣或國會主持軍務。恐其不能無禍。惟林肯旣實若美國之主人翁。故其戰尙見爲得手云。然此戰可分爲兩時。其始二年。乃美人學習戰事。使漸知此非盡人能爲。必須有雄才大略者主任之。林肯亦知其然。故日究地理及兵法。亦屢試諸將。漸知何者有足賴。何者不可用。自是則不復有內閣之爭論。及政府爭論一切之戰術矣。然又有一最關切要之事。在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蓋替司步地方。欲設立通國兵士公墳。有一優於口才之人。將演說之。迺請林肯爲大賓。幷請其說明尊此墳園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地。此人演說。歷二小時之久。而林肯祇有三分時。演辭轉有聲名。迄今不朽。其辭曰。八十七年前。我祖宗立一新國。乃從自由產生。欲遵此衆人平等一語。起國中大戰。蓋欲一試我國

或他國。若是產生。若是遵循。未知究能久存否。今我等聚會之地。即經大戰之地。我等來意。蓋欲爲捐軀殉國者。尊此地爲其葬身之所。是則所爲也固宜。然嘗精細思之。我等實不能爲之尊。我等不能使此地爲神聖不可侵犯。實則此輩勇士。不論其生與死。曾力戰於此而自尊之。勝於我等之或增減其地之名譽矣。世人不深察。亦不長念我等今日之所說。然永不至忘其當日之所爲。我等有生之人。轉宜被尊爲完所未完之助。以實有一絕大工程。在我目前。一念及尊貴已死之人。宜分外熱心。以行完全相助之事。亦宜立一高超志願。使死者不至徒死。轉使此國賴乎上帝。能從自由重生。且管理國民。使國民亦爲國民之事。不至廢於世上也。

第八章　新造省政府

林肯初任總統時。嘗謂我國合衆之例。乃永遠如此。無論何省。斷不能自定分離。循是以觀。某地戰事已罷。凡喜保國人民省分。終可有權自治。故林肯即當

交戰之時。仍保護其辦理省務之情狀焉。如田納西、魯西安納、阿干薩三省。其地之早歸於合衆國也實多。林肯不欲使將軍久領之。乃派臨時省長。此固非合法。特從權耳。嗣林肯命省長與將軍同理其事。迨查得喜保國者之戶册。意欲再行投票。俾國民得舉省政府如故。亦囑田納西省臨時省長曰。新造省政府之事。終不可使不喜保國派。得管理此省。以舉國會議員。蓋此事須付與實可倚任之人。否則不可使之干預。且林肯亦不欲有投票不實之事。如魯西安納省或欲舉不屬此省者爲之政府。林肯不許。并曉之曰。自此地來之議員。非不可以已也。所不可以已者。即其有名之人。願任職保國。且安分國民。亦極願舉之。反是而強舉北人。可羞實甚。然而新造省政府之事。大抵欲造其一省之國政。林肯乃命其新造時。務須除其畜奴。而其人或不服從。且將軍與戰時之省政府有時不能和協。并使新造省政府之事。益形遲緩。惟林肯則猶辦其事。復下一赦免令。其文曰。赦免叛人之權。已寄託總統之手。然亦聞叛人或自知

悔。欲歸於合衆國。以助新造省政府。今余許此輩。倘能明明立誓。願扶助國政與合衆國。亦願共助除此畜奴事。始得稱爲國民。除畜奴外。依舊得其一切之產業與利益。或謂首要數人。不可赦免。然若是者究屬不多。又曰。倘叛省之內。立誓投票者。其數能及未叛時十之一。則國政府將許其成爲省。按此令亦多舉其例。使辦事之人。可知宜以何法辦之。其下令之時。亦嘗致書國會曰。此令合法。非強人立誓。然不肯立誓。終不能保護之。與喜保國者同。且余何爲欲下此令乎。蓋各省各有新造政府之法。不若立一合衆通行之法也。至若除畜奴事。我等終不可辭責。以當今戰尙未罷。其能力實在乎軍隊與兵法。苟非賴有兵士。何能保此願新造省政府之人。而不爲叛黨所害乎。要之林肯下赦免令。乃衆人所不及料者。故初聞之。類皆喜悅之。然未幾有國會中數人。表其有異心。其一乃懷妒忌。謂若是要務。何可使總統辦理乎。其二乃不信叛人。且厭惡之。謂赦之若是之易。實爲有過。然而其一實稍有理由。以國法未曾明言何人

得管理此事。獨是辦一事也。總統與國會不睦。或議員上下不睦。實將引起大禍。蓋持論不一。各有其解。或欲重懲叛人。或不欲重懲之。謂不可驟許其再成爲國民。以其喜立誓者。實非喜入合衆國。乃失其所望。不得已也。或從林肯之意。謂省既不可自定離此合衆國。則政府亦不能奪其一省之權利。且謂輕懲叛人。實爲聰明之法。時亦有謂宜許黑人投票者。然增此一款。是使其事更難。雖林肯謂黑人中之有智及參戰者。終須予以此權。然視大凡黑人。實若不甚靈明。終不能辦政府上之事。至國會討論此事。或謂兵法通例。不能用於極不肖之叛人。國會不許之。或謂新造政府之事。均須歸我國會辦理。必審定一法。使南部叛省得以遵行。自此策一出。上下議員皆是之。而獻議於總統林肯閱之。謂策中有言命此省除畜奴事。然余助戰事。可以釋此黑奴。依法所定。余與國會實皆無權以除其事。且策中有言叛省非屬於合衆國。是即謂一省可自定其離之。余不願簽字。時議員聞其不肯簽字。乃大怒。其屬共和黨者。且登報

章嘗議之曰。今總統事多擅行。奪我議院權。是亦自欲爲霸人。是亦得罪政府諸公。是亦得罪國民固有權利。是亦得罪我民主國宗旨。且戒之曰。君如欲國會共助抵禦叛人之事。終須自循其分。非定法。祇依法。亦使衆人依法。然必讓國會以新造省政府之事。夫共和黨之言若是。實有害於林肯。亦增民主黨勢力。然而林肯不顧亦不讓。直至徂落之日。猶極思用何法辦事。其末次演說。亦嘗舉其事。勸國民須委曲行之。且復有一事。足見其極諒南人之心。於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總統召集古賴德、沙滿、播德三君與商。謂終須許叛人之首出逃其國。其餘亦須寬待之。時雖未嘗悉錄其言。然不逾時。沙滿君即受南部祥思敦之降。許其將弁及省議員。若能誓保合衆國。必爲總統所容納。其國民若肯安居樂業。必爲總統所赦宥。亦不爲兵士所驚擾。惜其時林肯已作古人。內閣史丹登受副總統長遜君之命。不許之。沙滿即自謂所爲如是。以此屆聚會。林肯固如是命之也。播德亦如是云云。嗣後政府所施新造省政府之法。

果不便利。因林肯乃早死。吾人不知其法之能便利否。或謂林肯之法。恐亦難行。以其爲人太寬。亦太信南部之人也。然林肯之舉此法。固足見其仁心。尤足奇者。以如是和藹之人。而能主流血戰爭之事。然不得不表其所存之心。絕不望戰時之榮耀。即交戰之日。猶且窮思竭慮。使國家可太平。可和睦。可興盛。而其所最望者。乃南北二部之復得相愛。故許南人復其所棄之利。未免太驟。然其平素所抱宗旨。及體察衆人之心。莫之或誤。要可謂林肯不至大有舛錯。如後日之國會也。

第九章　林肯第二次被共和黨舉爲總統

前言共和黨。多不悅林肯。卒至此黨之人。欲得一人代之爲總統。其時最不服林肯者。即國會是。十人中無一願再舉之者。以其人嘗有進勸林肯。或一一進勸之。或羣聚進勸之。欲其如此如此。而林肯雖姑聽之。概不之應。其後祇依其自定而行。議院中人。以爲被其所辱。幷內閣甲愛斯。亦謂我等非實在政府。因

政府之中。總統宜聽內閣所定。而林肯獨不然。且甲氏亦望代林肯爲總統。其友亦將贊成之。林肯雖知其事。而絕不顧。蓋其心固望再爲總統。使得完成戰事。以助新造南省之政府。然自知辦事公義。亦極信國民將爲援助。迨甲氏求爲總統事露。謂林肯曰。余願辭內閣職。林肯止之曰。無傷也。汝勿辭。未幾甲氏本省阿海呵之共和黨。謂不願舉之爲總統。則此黨爲首者聞之。亦不至過於抵制林肯。然自是以往。林肯與甲氏。時有齟齬。至一八六四年六月杪。甲氏復辭職。林肯許之。先是密蘇爾釐省。亦有抵制林肯事。極端反對畜奴派。以林肯行事太緩。常不放懷。欲得一策。使共和黨將選他人爲總統。然至此時。極端反對畜奴派。稍有智識者。知林肯實助已。惟不悅林肯之人。欲開一會。望有數千人來集。屆期祗四百人。林肯聞之。即披誦案上聖經。撒母耳前書二十二章二節。凡困迫者。負債者。苦於心者。咸集就之。大衛爲其長。從之者約四百人之語。而發爲一笑。實則此輩不得民心。其所舉者。即林肯前所斥責之某將軍。其人

自覺無能。乃於九月未投票前辭之。是年革里利亦力抗林肯。謂不可復舉爲總統。然抵制之者固多。而其友亦復不少。是歲各處聚共和黨之小會或大會。均謂定欲復舉林肯。又有多許之人。本不悅林肯者。然思戰事未罷。易一總統。必至有害。六月初七日。共和黨開大會於巴的摩城。第一次投票。林肯四百八十票。古賴德二十二票。然喜古氏者。乃密蘇爾釐之代表。迨聞林肯票數居大半。彼亦願從之。此可謂代表之抵制林肯者。不復有一人。惟亦舉田納西省之長遜君爲副總統。七月杪。民主黨開大會。乃舉麥格雷倫。凡黨中爲首之人。以爲今年投票。必民主黨勝。以其黨一致助麥君也。然此黨反至紛爭。雖其中有舉之者。而餘者固不力助之耳。革里利仍自謂屬共和黨。又復訾議林肯。亦輔助民主黨事。且其時復有欲助南部一事。其愚尤甚。蓋有從坎拿大來者。自謂南部公使。乃大維斯所差遣。林肯知其僞。而革氏則視爲實。於新聞紙上極稱其欲求和而來。總統亦宜派人與議。林肯曰。若然則不如派汝革里利往議之。

夫此事固革氏所不喜。乃不得已往。雖其後果見其虛而猶且歸咎林肯。謂以其不肯許和故也。雖間有屬民主黨者。喜保國而願戰。亦喜林肯而極願舉之。然甚以畜奴事爲憂。蓋林肯與革氏互論。有謂議和之旨。定須括保合衆及除畜奴於其內。於是有一民主黨之祕書。謂若非南部許除畜奴事。林肯終不肯和。是則交戰之由。非所謂保國也。我民主黨人。將何爲而助戰乎。時林肯聞其所論如是。以爲不如不答爲愈。乃默然。蓋林肯終望戰事一成。畜奴事卽得以除。卽共和黨之開大會。亦明言欲除畜奴事。然使總統果明有是言。必有多人不願復舉之。以使其事之得成。故於兩難之中。祇得擇其難之較小者矣。時共和黨中嘗有一人奉書總統曰。各處之人。不悅我黨者爲多。其故有二。一、近時之戰。無大勝利。二、人皆以爲若非除畜奴事。我黨必不願議和。亦以爲倘不提畜奴事。彼南部卽願議和。庶不至再行流血。余勸君終須一詢大維斯。未知其願如是否。林肯遂遣此人往力吉門。與大維斯協商。而後知爲不然。然林肯實

難而又難。以是年夏兵數適患不足。不得已再行抽丁之舉。雖百姓愈不悅。然終不辭其職分。直至抽得五十萬人而止。以恆情度之。林肯難望復舉爲總統矣。時民主黨亦稍有爭端。然終不若共和黨之大也。

第十章　戰勝及林肯復選爲總統

米帥於勿吉尼省之戰事。實無可特加評議。然經一大戰。必休息一時。再戰亦必再息。此法實太形遲緩。不可久行。北人知古賴德之在西方。已有戰功若是。謂必須召其來勿吉尼。於一八六四年三月三日。林肯命其爲總元帥。位在赫帥上。初八日。古帥至華盛頓。即整師往勿吉尼備戰。自是林肯將一切軍務。託古帥手。而其最足奇者。古帥對此地作戰計劃。適合前二年林肯之所定。四月十三日。古帥准備一切。即將啟行。林肯致送辭曰。余欲說明愜汝所備之事。汝辦法之精密處。余不欲知之。倘猶有所缺。汝其爲余言。古帥覆曰。凡事皆從我心。凡所需物。亦已爲我賜之。奇甚感甚。倘後此不副獲勝之望。固非君之咎也。

林肯接讀斯言。知必有驚奇不已者。以勿吉尼省之凡爲元帥者。於其離別之時。嘗有謂後能獲勝。亦非政府之功。則古帥誠敻乎異矣。五月初四日。古帥果進發。率其部下十二萬餘人。以敵李督部下之六萬餘人。首次相遇於曠野。歷戰三日不休。其後古帥從左進攻。向前不退。後李督最奇之如是者數次。乃得向左繞李營而往。此一月中。北軍共失四萬人。至二十六日。古帥奉書林肯曰。以余觀之。我軍必勝。卽兵士所見亦若是。蓋君賜糧餉等物之迅速。實大有助。按此言與前元帥之言。亦大有異。六月初。古帥果率軍。至力吉門外濠。然非有大勝。北人猶不極尊之。至七月間。有一南部將軍。率其騎兵從舍難陀過㗂而來。幾破入華盛頓城。古帥聞之。卽遣兵二隊來援。正在危急間。其兵適至。南軍乃遁。倘稍遲數小時。知已爲敵破矣。然而北部之人。大抵謂交戰已歷三載。并華盛頓尚不得爲穩妥之地。要爲林肯辦事不善之所致也。在南部地方。沙滿力攻祥思敦。亦無大勝。幸大維斯不悅祥思敦。命呼達代之。呼氏之才。遠不逮

祥氏。故沙帥急擊之。以大捷聞。亦得日爾日省之亞的蘭得都城。九月初三日。沙帥電知總統。林肯即謝之。自是可望此年投票共和黨庶可獲勝。時林肯亦派歇立但君爲將軍。往舍難陀渴畧。九十月間。三戰三捷。南軍盡被逐。不復留此畧。此亦大助共和黨者也。民主黨開大會時。極言戰事不利。迨會既散。始聞大捷。致北人不甚信民主黨言。故是夏不甚重林肯之人。至秋乃復重之矣。且北人知南部之人。極望麥君得舉爲總統。以爲如是而和可速。亦國可分。然林肯未嘗施他術以籠絡北人。若非人人信之。終不願復舉爲總統也。時民主黨人有揣度林肯之意。倘國家不復選其爲總統。投票後四閱月中。彼將用力以破壞政府。林肯聞知。乃演說於衆前曰。余平素用吾全力以保政府。未嘗欲破壞之。余亦特用吾力使他人亦不能破壞之。依法而行。無論何人。此次得舉爲總統。至明年三月初四日。始可蒞任。余於此數月中。將用一切之力與法。使後來之人辦事得以順遂。此乃余對國民之本分。宜遵循國法而行。倘民不顧國。

不顧自由。遽與議和。此關己事。徑情直行。余無權與例可以抵抗之。且其時復有一事。實足見林肯之心。彼以爲勢不得復爲總統。如是則必有四月之久。已知民不悅之。而仍須辦政府事。迺於八月二十六日。書一紙示意曰。今晨與前數日無異。要難望今之政府。復爲所舉。然果選他人。其人必不能獨保國之不分。若然則後此四閱月中。彼將爲總統者。終須協余之所行。使其於未蒞任之前。得練習其保國之事。書畢。林肯卽摺其紙。不使人見其何所書。祇請內閣各簽字。迨至投票日。又足見林肯之極信國民。而不信狡詐之法者。實本於其智。蓋其票果較麥君多至五十萬也。林肯於是夜。未曾早眠。直至次晨二句鐘。始知又得被舉。乃歸。時有多人聚而欣羨之。幷請其演說。林肯語之曰。余終望今日之事。於國家大有裨益。或使國家得轉禍爲福。亦未可知。然余嘗細察余心。所樂者非在己之得勝。亦不喜覓人罅隙而使之負。余實感謝此全能上帝。能顯民意。以保自由政府。與衆人權利。越兩日。卽十一月初十日。又有一般共和

黨人聚於其宅。請其演說。林肯復語曰。自來有多許之人。謂政府事所最難者。使一則絕不奪國民之權。一則於急難時能自保其權。今者遇有叛事。正足試我民主國究若何。且叛事未已。又須選一總統。更足試我國喜保國之人。果能合羣抵敵叛事否。若各黨間有紛爭。合衆之例。豈不爲所壞乎。然而舉行投票。是實不可以已。有自由政府。必有投票以定之。倘叛事益大。使我不能舉行投票。此可謂叛人勝而得壞我矣。若夫投票競爭。不過表明人心之傾向。矧人心固不至相遠。知下次亦必如是。倘遇有試驗國家之事。終與現今之人。或弱或強。或愚或智。或賢或否。而無所異。故觀今日之事。勿存修怨之心。當思於此可得教訓。然投票之事。不良者固有之。而其良者亦有之。蓋欲表明我民主國。於背叛爭戰之際。猶得遵例投票。此固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且投票之事。實表見北人亦壯健。亦強毅。以顯明同黨之人。亦人民所深喜。亦即極望保國以抵叛人者也。而其尤表見者。彼爲國往戰。實足增我愛國之德。夫金錢固爲要物。

然勇於愛國之人。實較金錢爲尤要。方今投票事畢。叛事猶未已。則喜保國之人。益宜同心協力。若余則平素助以全力。不至阻其事。蓋絕不欲無端使人不悅也。今余雖自覺復舉爲總統。是大爲國民所稱羨。亦感謝全能上帝。能感動國民而使其舉之。然思人或失其所望。終非余之所喜也。如是則須請向與余同志之人。爲異乎余心者發明此意。并請汝等爲海陸之勇敢兵士。與有才之將領。三歡呼之。按此屆投票。在新造政府之省。曾請林肯董其事。林肯卻之曰。此與總統無關也。其後田納西阿干薩二省。果有投票事。而亦以林肯應其選。然國會之於省政府。苟不遵其所定。則不欲其新造之。且謂不獨二省然。外此復多有叛省。於投票之日。紛亂實甚。不足爲據。乃舉其策請林肯簽字。不知是實使林肯爲難。蓋林肯於此二省政府。向已認爲新造。若於今又復簽字。此乃不踐前言矣。故其後雖已簽字。猶復致書國會曰。余簽字於此。祗許此屆投票爲無效。固非謂此省尚未新造政府也。然國會曾收西勿吉尼所投之票。實則

此省與田納西阿干薩無甚異耳。且林肯嘗自謂復任總統。非爲一己而喜。乃乘機以表其實。然非誇也。蓋其辦政府上之事。固爲國而非爲己。十月十二日。大理院院長逝世。照例。總統須擇一人以代之。雖其時甲愛斯之友。曾舉甲愛斯。而林肯則實有所難。一以甲氏嘗評議林肯。謂其心雖善而其才實遜。又其望代爲總統。實設想非理之法。一以林肯之友。亦有欲得此位者。然林肯細想之。知惟甲氏之才實稱其職。故一經派定。大理院各員亦歡迎之。

第十一章　林肯第二次蒞總統任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國會開會。不論南北人。均知北軍不久必獲全勝。時古帥將攻入力吉門。沙滿自日爾日省。率兵直往海濱。多瑪於是月中。破南部祥思敦軍隊。且南部海軍。并無一艦。由是而或欲速於議和。以大擾林肯。故林肯致書國會曰。我北部於近四年中。爲戰事殞軀者。固屬不少。然民數素多。其志仍欲保合衆國。要不得謂力已盡。今欲完全其事。將如之何。以余觀之。若僅與南

將軍商議。實爲無濟。不許分國。終不肯和。彼既不我欺。我亦安可自欺乎。惟南部衆民。倘欲降服。令悉卸武裝。誓保國政。是實絕無所阻。若戰事能如是辦理。我北部軍隊。終不至往擊之。且卽將遵法以新造其政府焉。夫林肯所言若是。其詞氣實甚和婉。不意時復有一人。謂南部定欲講和。而於是極擾之。嗣林肯卽命其南往。既遇大維斯。彼果不從。然此人固謂其餘終喜議和。林肯曰。若然。則余願接受其專使。大維斯遣委員三人來。林肯派西華君與議。提出條件三則。一政府之於各省。仍其向有之權。一釋奴令各省必須奉行。一南部之兵。一律解棄軍械。及次日林肯亦親自往議。彼三委員。反覆其詞以誘林肯。欲使之減輕條件。後林肯復發有名之一噱。謂不能與抗政府者議和。有一委員曰。昔英皇沙爾第一。亦嘗與抗政府者言之。徵以史乘。議和實無不可。林肯曰、然其後百姓斬沙爾之頭。於是委員無以對。要之此次會議。實爲無益。祇足表林肯之智而已。然林肯於互論之時。見其人已膽怯。以爲大維斯雖若驕蹇。而南部

人民。終可望其復歸合衆。故亟設法。欲使此輩易降。而不至過辱之。然其請國會金錢四百兆。以贖黑奴。內閣竟無一人同意。不得已此法置而不用。三月初四日林肯重蒞任。例須演說於衆前。迺曰。同胞兄弟乎。余第二次蒞任之說辭。不須如前次之精詳。蓋任事之初。不得不細論辦法。今已歷四載。嘗演說數次。表明戰績。故於今不復有新意。夫戰事尙順。汝等知之。至後日之事。何須先言。然余有絕大希望。將來即可告成。猶憶四年前。我等雖急於備戰。然猶欲設法使可以不戰。假使一有謂保國而可不用戰。一有謂分國而可不用戰。豈不甚願。然彼則曰國不分寧出於戰。此則曰國不合寧出於戰。則戰事起矣。是時全國人民。黑奴居八之一。人皆知分與不分之均爲黑奴也。南部定欲固其廣行畜奴事。不然則寧分國。而政府終謂不許其廣行。是彼此均不料交戰至是之大且久也。均不料戰事未罷。而其所以戰之事得已除也。彼此均以爲易勝。絕不意太平之景象。與前日有如是之異。且彼此同讀此聖經。同禱此上帝。懇求

上帝保佑。攻其仇敵。乃人之膽大如是。至懇求公義上帝。助其使他人下汗而已得食粟。斯亦奇甚。然我等勿議人。恐見議於人也。夫上帝不能兩有所允。聖經云。禍哉斯世。因有陷人於罪之事。陷人於罪。固所難免。但陷人於罪者禍矣。我等因思美國畜奴。是實陷人於罪之事。自上帝觀之。固謂爲事之所必有者。然其時已至。蓋欲除之矣。且其使南北有惡戰。可謂爲禍。卽宜歸陷人於罪者矣。此豈上帝別用其法。有異於衆人素所敬信之心乎。我等極望能虔心禱告。俾戰禍速已。然上帝倘定於不已。直待我等耗盡二百五十年黑奴勞心力所得之財物。且將於黑奴滴滴被主人鞭出之血。而償以兵士所流之血。則我等惟有照三千年前已所言者。主之律例。極確實。且至公義也。夫我等固望無一人有怨。能衆人相愛。然堅固在乎眞理。照上帝眞理之所顯。則我等宜用力以畢目前事業。療國家瘡痍。并護助往戰之人。以及因戰而作孤寡者。蓋無論其在我國。無論其與他國往來。必須成一關於保護一切。至公義至永久之太平。

按林肯是論。爲英文名作中之一。且林肯亦自謂此次論說。卽余之所最要者。然一時恐不爲他人所聽受。以人多不喜人之謂其不遵神旨也。然以余思之。余之出是言也固宜。倘有所辱。歸余可矣。

第十二章　除盡畜奴之事

林肯下釋奴令。幾失法權。或揚言總統助戰。可下此令。然心竊議之。蓋循天理固可行。而循國法則似不可。卽林肯亦自謂此令非合法。然不下此令。不可保國。故得變爲合法之令。按此令之下。實有助於戰事。雖黑人戰鬬力。較遜於白人。然可使其守保障。作工程。誠大爲白人助。嗣其數漸至二十萬人。雖多有充軍營之役者。而當兵者實居大半。林肯曰。余若不下此令。不能得此輩。倘彼不我助而反助南人。則我不能再戰一閱月矣。然此令不足以除畜奴。而其事仍存。林肯乃悉心籌畫。欲除其事。與極端惡畜奴者同。雖前嘗勸新造之省政府。定除畜奴新例。然猶恐其後將此例取銷。要之欲永除此事。祗有一根本法。卽

改憲是。美例如欲改憲法須國會三分之二又各省四分之三通過於是林肯力圖之。然總統向無是權。祇得設法運動國會。雖參議員甚願贊助。無如一提議。衆議員反對者過三分之一。林肯卽謂共和黨魁曰。我黨選舉總統時。終須定一黨綱。幷望於黨綱中。提明憲法宜修改准除畜奴。黨魁從林肯言而行。謂叛事動力由於畜奴。且其事不適民主國政體。如欲保國。必須除之。除之之法。終須修改國憲。不許國中復有此事。時蝮類聞之。乃大怒。甚或勸林肯收回釋奴之令。林肯答曰。是余終不願也。余此生不肯將已釋之人。復使爲奴。倘國民欲余收回。余將先辭余職。按民主黨人。嘗謂南部不許除畜奴事。林肯終不肯停戰。然吾人以爲此非林肯之所自主。乃出於不得已耳。或問此次與南部商議。何以提及除畜奴事。而謂爲不可以已。則曰。此乃妙法。無論畜奴事之除與否。大維斯終不願和。如欲保國必須擊敗南部。倘得擊敗之。卽可同時命除畜奴。此所謂不加外力。而可加外利也。蓋自林肯觀之。倘費如許之財物與人命。祇能保國。而不除所以分國

之事。是實大謬矣。然吾人又可謂林肯之於南部。倘自定其不許除奴。則我即不與和。此實無其權也。林肯之心。深知南部之人。終不願以不除畜奴事而和。要祇有改憲一法。可稱穩妥耳。人民亦知其有然。於一八六四年秋間投票。選共和黨人。為國會議員者。較前次更多。是足見其喜改國憲。惜新舉之議員。再閱一年。始得任職。而林肯之於國憲。則極望得早日改之。迺復致書國會曰。余請諸君復議改憲之事。國民已表示喜改。倘汝等不肯改。下屆國會亦必改之。方今共宜保守合衆國。豈汝等不當尊從民意乎。況人民以為保國之事。必須除畜奴事以迄於永遠乎。一八六五年正月初六日。國會開議。至二十八日。始詢意見。幸有民主黨數人。願助其事。故同意者不止三分之二。其時不論會員。不論來賓。皆大歡呼。且外聞鳴礮致賀。然是日不欲事事。乃散會。已而有多人聚於林肯前。請其演說。林肯祇答以數語曰。余欲為汝等賀。因絕大事業。今將完成矣。嗣後各省亦即通過。美國國憲此次修改是第十三次一不論畜奴事不論強人事己之事除罰罪犯外不許行於美國

或美國之二大議院可有權定合宜之例以成其事

第十三課　破入力吉門及林肯被刺

林肯第二次涖任。至其死日。僅歷五星期。然短期之中。義舉甚多。足抵他人之畢世。蓋林肯自覺任重。一以兩部分人爭鬭歷四年之久。今又欲同爲兄弟。將何以處此。一以數兆人民。向爲奴隸。今得自由。難端層出。誠可謂辦太平之事。用智宜多於辦戰事也。林肯重涖任時。彼李督以部下之兵。逐日逃逸。乃通知大維斯。謂再閱數日。不能復保力吉門。古帥亦知不久即可攻入。祇恐李督軍隊。乘夜而遁耳。然古帥所防者。正李督所欲爲。雖於三月二十六日。忽出攻古軍。然終歸無濟。四月初二日。乃復通知大維斯。謂今須離棄力吉門。故南部政府。遂於是夜逸去。初三日。林肯往勞古帥。次日入覽力吉門。此地房舍。多被南軍逃時所焚燒。亦有狂醉之人。成羣結隊。呼逐道路間。且其中仍有極怨林肯者在。而林肯不顧之。入城行三四里。幸人皆不識。不至罹禍。時李督正率兵奔

逃。越六日。古帥將追及之。至初八日。於雅伯慢得審判廳地方。復遇歇立但所帥之騎兵在其前。自度終不得脫。乃請古帥往議。古帥卽往。亦以優禮待之。至寫降書時。古帥極慷慨。極寬容。許其願棄軍械之人。得攜其行李與馬以去。李督復請古帥賜以糧。以兵士飢餓已甚。且僅有二萬八千人。其數實已少矣。要之力吉門已破。李督已降。是卽戰事之結局。二十六日祥思敦軍隊亦降。至五月十六日。乃擒大維斯。先是有多許之人。於四月十一日。聚林肯宅。請其演說。林肯出而畧語曰。諸君勿歸功於余。得到現今之程度。皆自古帥與其聰明將弁。勇敢兵士之功而來。後又舉述新造省政府之事。勸勉人民終須善待南人。此其末次之演說也。按林肯被舉爲總統之後。素有兩派人最擾之。一爲欲得位置之人。一爲自謂欲行刺與謂人欲行刺之人。然林肯不甚防行刺之事。前固謂其往華盛頓時。從友人之勸。防被刺而易其途。然其心則不欲如是。蓋自是絕不顧危險。往來華盛頓。如常人然。後史丹登強其許一侍衛隨之。而此實

非其所喜。嘗有友勸以愼防一切。而林肯或作答辭。或作笑言。以自明其不畏死。謂人卽極其審愼。若不鑽入鐵櫃。終不能保身完固也。是月初九日林肯偕其夫人。乘舟波達麥河。觀一南部之城。夫人曰。城中皆我仇敵。林肯慰之曰。是不足憂。蓋其心以爲南與北。不久定能相愛耳。四月十四日。卽耶穌受苦日。是夜林肯偕友往觀劇。竟遇害。或謂其被刺於耶穌受苦日。實爲適宜。時林肯坐於樓房特等座。約九下鐘後。突有人進槍擊。遂躍下劇場。大呼臘丁文曰。覇人必須以是待之之語。甫畢。亟從後騎馬而逸。有識之者。謂此亦優伶。名曰蒲得。其人年尙輕。性最驕。尤嗜酒。常在醉鄉中。而其所以刺林肯者。實祇爲邀名。而非爲復仇。卽稍欲復仇。而要亦不遂其心。蓋林肯一時昏暈。不省人事。至十五日晨七點二十分鐘氣絕。是實刺殺南人之一良友。且一有權於北部之友。而南部無其人也。蒲得潛避十一年。後爲騎兵獲而誅之。然其時欲害北部政府者不止蒲得一人。實則結有一黨。復欲將副總統與古帥及內閣中人。均暗殺之。

後西華君果受刀刺。幸不至死。然未幾獲得兇犯八人。其中四人處以縊刑。四人監禁終身。要之蒲得所爲可謂狂愚之至。蓋林肯臨死之日實爲生存世上最要之人物。以如是最要人物。在如是最要時代。史策中實不數數覯者。而不謂一沉湎猥賤之人。一時膽大若是。能傷一生命。卽億兆人民所賴以得生命之一人。倘林肯仍得在世助新造之事。使美國史若何改觀。是實吾人所難言者。或者事能順適。或者事至空虛。蓋不可以預定也。然其生前之事。洵足訓誡吾人。而使之自喜考察矣。自林肯爲總統以迄於今。僅僅五十年耳。然此數十年中。除拿破崙外。要推林肯爲作史者所多論。蓋凡國家有名之人。皆可窺測而知。以講明其能任大事之原因。及其性質與經濟之大略。而林肯則宛若獨立。令人窺測無從。故凡錄其行述者。雖細說其爲人。或至爲溢美之辭。要不得謂其所說之完備。嘗卽向所已錄者綜觀之。要皆不能無憾。蓋人人各有其說。殆以林肯之性量寬闊。所爲宛許此考察之者之心歟。或謂林肯類索士比亞。

具有世間特別性質。是言誠非差繆。蓋其年少之時。似一粗鄙無學問之人。迨其後。得成爲最要最大之人。而能極信上帝。則自幼宛居於平地。至長宛棲於星宿。誠可謂其已歷特別性質者之境矣。然其性質之所最要者。即其能表明衆心如一心。故無論其形貌之雅與俗。要能代表衆人之意見者也。嘗謂林肯乃最要最大之人。非恆人所能與比。或者世上有名之人。如愷撒。如阿蘭治之維廉。如克林威爾。如拿破崙。如華盛頓。尚可以比之。然而可比者。亦祇林肯所不能成之事。蓋欲援一例以定其人之要與否。世上苟有可際之時。可乘之機。有腦力如愷撒拿破崙。終能出於人上。惟林肯若不遇絕大是非之事。或不能出於人上。則其所要者。可謂較拿破崙爲遜乎。蓋吾人知林肯所行之事。世上斷無一人能如是之美。然欲行此事。不獨最難。且與人之所謂難者異。故林肯非他人比。吾人不須爭辨林肯爲大。抑華盛頓爲大。以若是論調。終歸於無用耳。夫林肯宛若世上獨立之人。吾人宜視爲永宜鄭重。如極悄寂。極威嚴。極奧妙。不可測度。不可思議之人也。

終

民國九年六月載版

翻印必究

譯者　美國勵德厚
筆述者　鄞縣魏廷弼
校正者　上虞陳金鏞
出版者　上海廣學會
發行者　上海協和書局

威廉振興荷蘭記

威廉荷蘭名王敍其信奉耶教以興其國二册價洋二角五分

英興記

英皇維多利亞登基以來興盛事跡一一錄之兩册價洋一角五分

列國變通興盛記

論日俄印度緬甸安南之變興一册價洋一角五分正

五大洲女俗通考

是書備述五洲各地風俗之源流凡世之風化多由女子而起女俗既良其國自興故以女俗名焉共計十集有畫圖千餘幅大本二十一册價洋六元

政史撮要

政學社會撮輯其要足以灼見古今各處之情形一本價洋三角